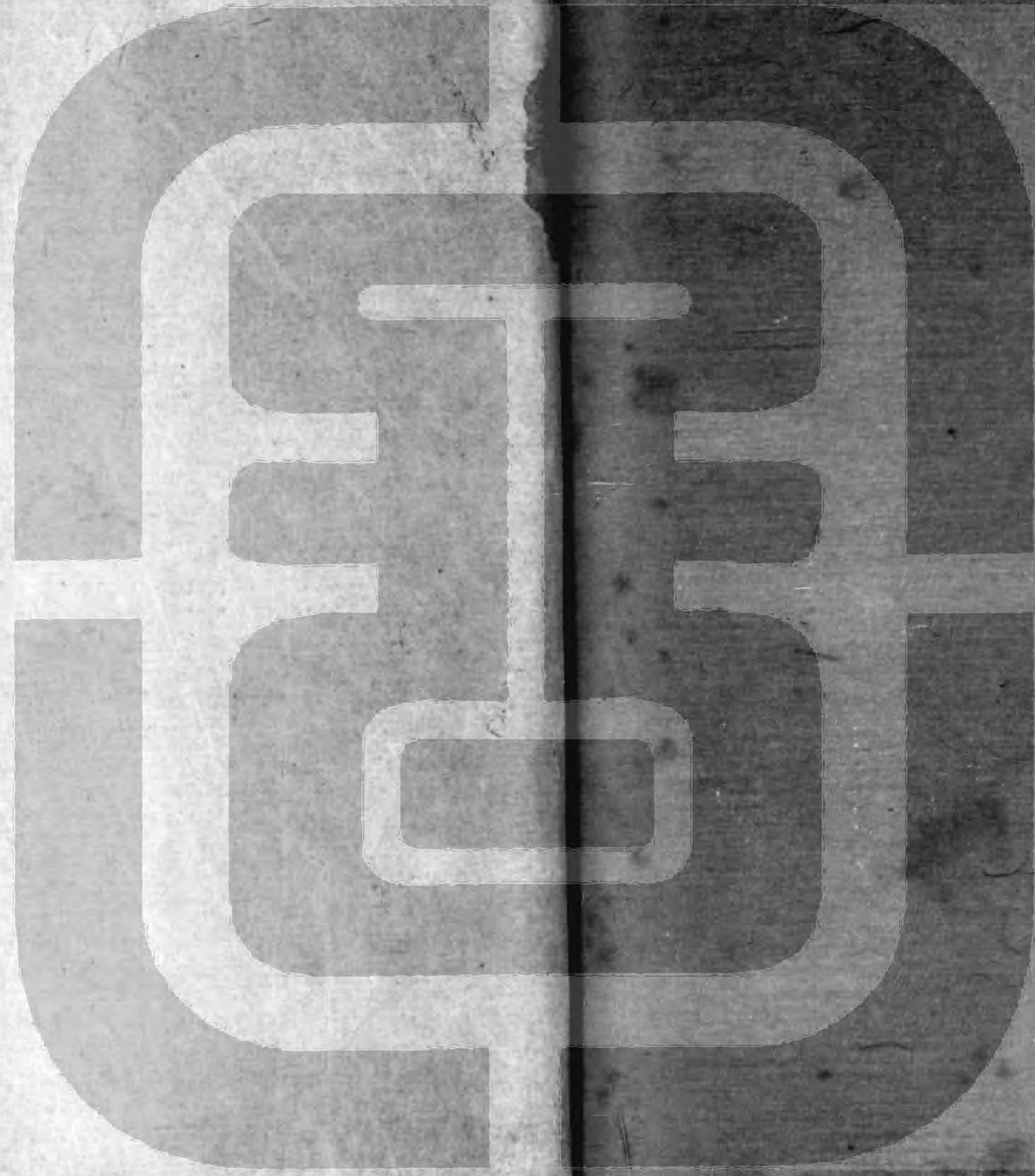


松石齋集

四



松石齋集卷之十一目錄



題辭

題重刻北齊書

書齋題詹東園蘭亭卷

題呂仙像後

題心融和尚禁足募緣卷

題大川和尚卷

小引

題國學房稅圖小引

跋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跋

重刻陳書跋

詹侍御梅花卷跋

梧庭圖跋

書後

書重刻周書後

書補刻玉海後

募緣疏

善權寺募製藏經疏

鳳蕩山藏經募緣疏

重修慧日寺募緣疏

重修東塔崇教興福寺募緣疏

山居重修前佛殿疏

重修老子殿募緣疏

議

治河議

常熟縣修城議

常樂樓新刻

重刻

重刻

重刻

重刻

重刻

重刻

重刻

松石齋集卷之十一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題辭

重刻北齊書題辭

萬曆戊子秋仲少司成玉陽張先生來蒞南雍
於時北齊書繕寫甫畢先生遂總校讐之責凡
再閱月中丞王公用汲御史孫公鳴治黃公仁
榮各舉贖鍰來助通得四十餘金遂復以付梓
助教林君焮章日匡坐廳事督諸梓人又再閱

月而刻始竟予按北齊書本出隋秘書監王部
史家稱其敘述務審實抗詞明不撓可謂良史
其後李德林更創紀傳稍益邵志爲二十七卷
開皇初續撰增爲三十八篇至唐貞觀中德林
子百藥仍其舊錄復加新緝演爲五十卷齊史
在當時所傳惟王李二家而已王志旁摭祖敬
徵陸元規楊休之等諸注記最廣同時又有宋
孝王關東風俗傳亦號直筆然皆已湮沒無可
考見今所存獨百藥本豈李最後出所紀較備

故獨傳耶劉子玄頗訾其意在文飾謬於是非
如評伯起而三說互異紀襄成而二朝相錯大
都美君懋而黜重規晁氏讀書錄亦謂體例不
一議者少之書多亡失不完予復按次舊文繹
覽詞義其間文或全同北史或粗紀事蹟而復
缺論贊或並載世次而不倫先後諸所漏闕不
可縷數是知今世所不獲見者不獨王邵諸史
并百藥本亦謬刺非故物矣以其謬刺而不純
不該必非世之所好予懼夫它日之復湮而爲

齊志矣故重加訂定以續監本之剝落無令爲
全史之闕也刻成予識其端如此

題詹東圖蘭亭卷

予舊藏禊帖一卷蓋得之楊憲副夢羽家即莫
雲卿所稱外大父本在潘方伯之上者是也卷
前故有閣立本畫蕭翼賺蘭亭圖精巧入神不
在僧繇道子下王元美先生一見心醉遂以他
畫易去予不辨書今觀東圖此卷因憶舊本五
損字大都相類而用筆視此稍肥骨法似少遜

矣語云蘭亭無下品予見此意脉脉不無追惜
當日之輕弃今東圖獨擅美于今日也

題呂仙像後

碧溪李君雖混迹塵軌而棲志玄門凡所翹心
屬念蓋庶幾窺若士於蒙穀邀廣成於空峒而
得所謂長生冲舉之術者嘗從王道人降箕得
呂先生像道人不知何許人然善符呪其降仙
獨用綵絲懸筆梁間淨几攤膩滑紙有以事請
者率默禱鏞戶而出不容一人頃之啓戶則賦

詩及圖畫各以所請無不如願此圖蓋先生所自繪像也骨法奇聳衣帶飄飄若出塵表大不類世人所傳予考宋元祐二年先生常游神光觀丐筆自貌且題其傍曰倘知吾下筆處可以語道然亦與世所傳者特異及觀滕子京守巴陵日先生來謁因爲圖置岳陽樓中其後太守嘗從水盂內得先生形圖之絕類子京本予不識李君所得於道人者果無異於神光觀否然以巴陵前後像推之則知神仙變幻雖不當以

形摹而靈姿秀質霞衣雲錦當自有真者李君精心所格玄鑒遂乎予以是知先生所繪果不異于神光矣特不知所謂下筆處者從何知之先生嘗有詩云色非色際誰窮處空不空中自得根則先生固非色相空相所能制之於筆端李君所以嚴而事之者要非徒以筆之果肖於先生已也陶隱居曰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李君當求先生於離合之間則先生之真者豈在區區

楮墨之肖不肖耶雖然道人之技亦奇矣

題心融和尚禁足募緣卷

心融和尚本湖州包氏子年十九隸博士弟子
貞二十一削髮爲僧初遊白下師雪浪又之攝
山叩達觀上人殷勤辛苦不辭胼胝向道甚切
時雪公方之九華將朝南海栖息武林而後反
達公謂融須持一鉢負擔從爾師歷飢寒道途
風雨燥濕之苦且晨夕藉師起發又師所經行
多遇善知識汝於言下未必無得融自攝山歸

以語予予爲憇憇其行明日融復過予適楚僧
無念者在坐無念爲敘已悟道因緣始遍參大
德足跡遍天下已習靜觀累年雖極勤苦然於
宗旨了無所得念公旣去融留謂予學人是初
入道須要將心拏在一處若復從師奔播愈見
此心散亂未能清淨不若且禁足一室中間觀
音文甚靈感弟子朝夕虔禮倘蒙佛慈憫冀得
智慧妄心少息然後遍禮名山求師印證庶幾
善法入心令心清淨于是有鄒楊二道人者聞

是言即於吉祥寺覓得靜室三楹裏一歲糧助
作閉關供養融別予去予爲言諸佛超凡入聖
必假靜緣然若專於靜處求心動時又是何物
心體最神持之太急恐放去逾遠爾於二六時
中須棄捨諸緣休息萬事身心如一動靜無間
即托鉢行遊不離於靜即枯坐方丈不離於動
以此漸漸制心令住緣處若心能久住是應禪
法爾必欲令此心拏在一處此見病亦不少融
作禮別予復爲說偈曰

佛法本無住 何處有動靜 心靈具萬變
魔境亦千差 一落邊際中 執我得我所
知見立我見 枉墮波羅夷 下腸取滅度
不得差毫端 汝新學佛人 頂戴受持戒
隨身上中下 靜緣無定限 難能而易能
此最爲希有 微塵菩薩衆 由此成正覺
當作如是觀 精進不懈怠 常行佛功德
此是明白證 汝今能諦聽 真爲諸佛子

題大川和尚卷

昔佛言飯阿那含一億不如飯一羅漢後告舍利弗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舍心福微故佛無虛妄作如是語緣佛在舍衛時與諸大弟子皆得供養故有如是分別若施食人惟在平等不應分別也大川和尚發願飯僧十萬八千嘗曳一鉄琅瑯行乞市中積十餘年不懈茲過金陵弇山王先生憫其苦行爲題長句轉語復索予言予不知和尚作是施亦有所念否和尚今者孤露羸瘠

不退此志得福自當無量予惟願和尚普施有情於諸有情都無所得亦願世間施食人於果報亦不須寘望是名真能飯僧耳佛言若論無相施功德極無量和尚當會此意

大小引

國學房稅圖小引

南京太學之有房地蓋始自國初洪永間其來舊矣嘉靖甲寅盱江稚川王公重加推勘復民間所侵地如王禮侯監丞家僕所竊以售者

數處立石勒記爲圖以制公私之界爲額以定
廛居之稅凡諸生號舍小有頽毀者其修葺皆
取給于此法至備矣其後三十餘年歷歲旣久
頗爲奸民所隱占而僦居數易市肆屢更遂至
失其故址而歲租所入亦漸縮其常額矣萬曆
丁亥予濫司教育雍甫至則號舍日報傾欹乃
覈房稅所入將以修起而諸負租者至歲餘不
入一錢且復以隱匿相訐矣乃屬一二教官按
舊志所載稽其界限數月丈勘始畢復得志圖

載及諸私相賣買兼并侵蝕者其弊盡出于是
始復按故所志更爲疏列其前總畫爲一圖後
乃析所居戶各明注丈尺間架每款必原志及
今所清復其代更徙業不合舊圖者一一條具
所由然後昔所遺漏者皆還于官而近所欺匿
者各復其故但志載房租歲得八十金以今稽
之不無少虧且地均列肆而稅或低昂或比屋
連甍者償不盈幾或一廛尺地者價反厚酌似
非畫一而服人心也今議量爲增減使均其輕

重凡稅所入悉留以修起號舍不得別有支費
其輸租日悉定以四季之終毋令奸猾得逋稅
以自肥積之數年則號舍可無難于修治而
祖宗剗制之意先輩講求之規庶幾皆不背其
本旨責在後之君子矣

跋

重刻陳書跋

陳書刻遺自國初再修於嘉靖十年歲旣久
雖數經補綴然漫漶滋甚至脫漏不可句讀予

至南雍逾數月乃加檢閱諸史中獨周陳二部
最敝思欲重托之梓而剗削之費苦無所資會
侍御陳君邦科營繕郎崔君斗瞻榷稅龍江首
捐少府稍入金來助因爲籌計工用獨陳書差
易舉始付繕寫而大京兆石公應岳許公孚遠
臺使彭君而珩孫君鳴治各舉所部醵金相屬
遂得授工鉁刻更遍索古本校定譌舛續補闕
失者幾數千言閱三月而工訖予爲識其端用
記歲月亦以明諸君之嚮意文事得成美舉如

此云尺亦以四前草之齋意文事詩苑美舉故
跋詹侍御梅花卷

此卷爲樂安詹氏舊物臨川舊志載邑人詹大
通讓所居宅爲縣治去隱邑西之龍江泉石特
秀環以嘉木異卉中爲藏清可容觀瀾足間四
亭此所画梅乃宋馬麟圖以記足間之勝者也
麟在南渡光寧朝工花鳥然頗不逮其父遠遠
愛其子多於已画上題作麟名今觀此梅立幹
傳花蒼勁清潤亭亭獨立有傲霜凌雪之態

大似遠筆跋尾鮮于伯機書尤圓緊得唐人風
度伯機同時善書者特稱趙文敏文敏嘗欲以
已書三紙易困學一紙予所見困學書無慮數
十亦或微傷稜側獨此妍逸稱絕真不減文敏
宜乎爲文敏所重如此予按志云邑初於宋紹
興中此梅已稱二百餘年至于今略約已七百
歲矣攷之所謂四亭與梅者不可復得而此卷
獨流傳人間楮墨光潔如新遺跡見珍餘芳可
折信乎其足寶矣侍御詹公明甫以萬曆乙酉

按視兩浙鹺政從書賈索得不啻拱臂明甫寔
詹氏裔孫立朝侃侃蓋爲時名御史者指不一
二屈宋紀稱宋廣平貞姿勁質疑其有鉄石心
腸及作梅花賦清便富艷大得騷人興致然則
明甫之珍此卷其亦有廣平之心乎

跋梧庭圖

紹南瞿君少亡其父獨與祖梧庭翁居梧庭翁
躋大壽紹南君每晨夕必親上食侍痾瘵周旋
膝下積二十年如一日蓋以孝謹聞里中云梧

庭翁旣歿紹南則時念其祖輒蘇蘇隕涕一日
偶閱遺篋得故邵宰所繪梧庭圖圖紙舊在篋
上不盈一尺中爲小庭寓翁像旁立雙梧意貌
散適類翁閒居時狀紹南撫之大慟旣而裝潢
成軸起居率挾與居間以投予俾題其上予惟
世之爲人子者及親尚存顏色可承徃徃自至
違異間有親歿未幾而祖父之業已蕩然無遺
奚有于一筵思而存之哉視紹南君所寶何如
也昔張景胤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獨留一畫

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紹南君無亦踵其事乎
予故樂爲之書并以媿爲人子孫而輕去其祖
父者

書後

書重刻周書後

按周書成於唐秘書丞令狐惠棻而岑文本再
加修緝始定爲五十卷評史者頗病其文而不
實雅而無檢然攷之當時如柳虬牛弘等所撰
周紀或譏其務累清言或譏其未適俗義而惠

棻不能芻攷遠引止于潤色二家故所紀遂多
失實然宇文一代之事襍見於王邵齊志及蔡
允恭後梁春秋等書德棻采摭故不及此何邪
劉子玄史通言周齊間事多見於蕭韶太清記
蕭大園淮海志裴政大清實錄杜臺卿齊記中
多鄙言故惠棻略而不采豈唐初諸臣猶彷彿
周世知諸家之誣謾故獨取於虬弘二書耶予
讀其文則所謂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者惠棻庶
幾有焉此書刻板舊藏南雍署中歲久剝敝予

既梓陳書乃復取此重加校閱因取古本并監
舊本正其譌闕者幾數千餘言方謀繕寫而大
中丞王公用汲督學使詹君事講江臺使陳君
邦科各舉所部贖鍰來助遂復刻此時萬曆戊
子秋七月朔也

書玉海後

玉海一書篇帙浩繁獨南雍自國初時有刻
本歲久朽蝕者過半正德嘉靖中累有補葺而
校勘未備譌舛爲多萬曆乙酉金華潁陽趙先

生始議大加修刻未幾擢去所屬梓者僅四百
餘葉丁亥秋予亦謬得承乏乃通核其文之漫
滅者尚四千有奇而缺者五十八葉于是遍索
白下及三吳藏書家凡半歲所幾得其全今所
缺特二三而已遂復以戊子之春仲更爲繕刻
越明年己丑夏凡得四千四百通前刻蓋幾五
千葉寔居半矣先是少司成余公叅定得四之
一已而祥符玉陽張先生繼來乃揔任校閱之
事故逾年而此書煥然幾還舊觀斯已勤矣若

鳩工授梓則諸生皆與有助而字節句比不厭
三復則助教林焮章學正陳王道典籍吳聘執
簡效勞先後爲最多云

募緣疏

善權寺募製藏經疏

自我大雄世尊四十九年說法俱付之大迦葉
阿難陀而弟子阿羅漢復輯小乘經典厥後馬
鳴龍對始探華嚴之文無著世親廣製大乘之
論什公東來奘師西往姚秦梁武資其翻譯唐

文父子廣爲流傳蓋至宋而經藏備矣第攷迦
葉之結集乃在耆闍崛山而末法之歸藏必於
娑竭龍府豈非以清淨之地可兼事熏修幽玄
之宅故無煩持護耶義興之善權寺者唐故司
空節度使李贛所刱建也其旁有善權二洞陸
洞則如層樓之下瞰水洞則若窟室之上承巨
則鴻麗朗博細則窈窕深靚瓊乳戟布金膏竇
溢伏流滄注鈞天四鳴雖曷殊室利之道場帝
釋僑尸之樂苑不能過也李公始讀書丙舍觀

起龍之瑞厥後建節大藩秉揆下台乃請於上以祿賜所得荆爲魏刹爰錫今名其後二李相公咸表同姓或證後身鬱起叢林增隆宰堵臨濟嫡嗣徹公天童覺禪師高弟智公宗公及張子韶侍郎所謁禪師清公諸耆宿咸慕靈鷲之踪遍升狻猊之座而唐昭末代爰及五季善信知識不以兵戈之厄而奪筆研之緣手繕經文殆數千卷雖尼連示災蝨魚竊飽今之存考百不能一而貝葉遺瀋宛然若新八法精微上逼

歐褚譬之驪龍敗頷之珠所睹俱寶青鳳吉光之羽難更稱裘有無着上人智海者夙稟靈異妙契真常受戒雲谷得法性空杖錫北游坐具屢展始則法堂澄印棒喝交馳旣乃徧融妙峰針芥相入遂叅五臺峰禮金剛窟精勤三載緣盡而歸乃結夏故園縱心隨喜觀此靈境恍然會心一鉢初温四摩未果而道俗牽挽僧雛懇留慧遠之廬山智顛之天台無以喻其緣應也上人謂三乘四部通邑大都奉持旣易輕慢因

之劫運小衰兵燹狎有留京報恩有全藏故梓
尚在印行匪難苟奉安此寺度幾堅險石室清
擬竹林大德具壽志誦持者有可幽探名賢勝
流事游覽者不妨翻閱所念衣鉢之餘未供側
理之費敢希善友勇發檀心如來謂受持讀誦
厘金剛一經賢於千萬億劫以恒沙等身布施
開士書空成法華七卷其土累世風雨不侵何
況以無量經置無上地以清淨念行廣大慈豈
唯上人能化一身爲億身而諸善友亦將轉財

施爲法施人天之內何利如之

雁蕩山藏經募緣疏

雁蕩山僧夢遠者擁錫來遊彌天獨秀嘗因戴
祭酒倡緣使龍華寶刹成於俄頃復假王尚書
說偈冀法海瑤函被於遐隱顧梵冊之富至七
千檀衆之資須百億來諗居士發彼深心夫衆
生迷情識而流浪於死生如來闡教象而開發
乎聖賢披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信可糟
滓五書糠芬百氏然則啓善誘之門非三藏文

孰警盲聾假方便之力非一縷施可成緣果我
 願十地大衆廣垂五種妙施天上天下皆識鉢
 羅結集之章有情無情具承善逝普說之法緇
 素其儀天龍競繞發覺路之緘滕十方傳句偈
 開空門之肩鏞八部會壇場居士作是言已復
 爲偈曰

六度梵行中 布施是一義 金滿祇陀園
 欲天補菩薩 潘澱供空鉢 亦成辟支果
 况此龍藏文 貝葉傳金口 焜耀七千軸

海涵等地負 融業證真體 解脫盡斯義
 譬震塗毒鼓 聾俗悉警寤 譬焚旃檀香
 聲聳四天際 開此筏疑車 驚我闡提輩
 一滴一塵微 馮虛可責實 以是施功德
 檀波蜜羅多 果報得自然 疾能成佛道
 衆生心即佛 現前一大藏 一切諸布施
 此是第一種 稽首大慈尊 攝慳憑慧力
 今我閻浮提 皆願覺隨順
 重修慧日寺募緣疏

我邑慧日禪寺初創於蕭梁之響和尚再闢於
趙宋之意闍黎逮我 皇明永樂間益用莊嚴
特稱弘麗嘉靖中鬱攸勃起法苑遂荒厥後亦
嘗稍葺迄今莫復舊觀寢殿僅敷鄔波之座堂
廡已非爛陀之常画壁修廊鞠爲茂艸法臺經
閣空想餘基廢者莫爲興起存者愈見摧殘零
落招提難延白足持流般若長有黃花釋子其
思振朗慧光引阿顛迦于三明之域丕揚佛日
接羯吒斯于八解之區期募諸淨信共復禪栖

以予夙稟覺王之軌持請資化主之倡導予乃
爲之隨喜而宣言曰夫求悟利於法界固無塵
而非寂光拯羣生于昏衢必有像而興悲仰蓋
一如真性含識所同七趣分生結業懸異性同
故教化可以人承生異則淪溺不能自反必由
淨勝之緣乃啓醉矇之目是以青鸞白馬賢豆
攸崇紫閣赤城旃丹咸企此我佛漚和之至慈
解脫之良導也真聖互弘世主代重凡此三歸
之衆並依四支之場涉境旣超於欲徼熏心自

遠於情塵觀夫象近阿蘭頰忘猛伎猿依禪衆
且學跏趺在彼旁生猶能依於像法矧我全類
詎無感於妙因捷權傳聲邪山可拔脫關入視
心樹自空露柱石幢何非實相果脣字齒不盡
雷音苟能入於寶地自無間於靈山豈必遠越
鸚林方瞻金腋長游龍窟始覩珠眉哉故普利
九有莫先調御廣攝四衆無尚精藍我邑之有
茲寺非直苾芻之依息寔爲諸有之津梁何可
坐視頽敝莫加經營使福田久蕪智地長替也
伏望共仰同體之大悲各樹異熟之淨種任力
行檀隨心興願十方如來自然周應一念功德
必不唐捐

重修東塔崇教興福寺疏

蓋聞香城西涌標真諦而超色相於俱空象教
東流瞻梵容而結人天之勝果故扣氷居岩神
人獻地而慧忠建宇霧鵲遷巢爰知攀十地之
緣者諸天冥契奉一音之偈者衆幻迴迷欲洗
業根存電下之影須弘法願實地上之因本邑

崇教興福寺者肇自有宋迄於我 明雁塔尋
雲控山形之峻聳龍宮掩月隘水勢之橫馳金
山抽紫焰圓滿輪輝玉地發珠華莊嚴毫相寔
住持之真界而栖息之妙塗也何頃年以來寒
暄積而風雨摧剝落尋而輪奐圯蕭條灌莽非
舊日之鶯林寂莫叢臺豈當年之鶯嶺市廛蝸
沸慧日爲之潛輝羊豕蜂屯業雲爲之結影雖
恒河難計不移忍地之靈而祇劫已臨亦撓堅
林之色法藏旣傾禪和莫叩寺僧某者悲梵宇

之頽梁痛祇園之絕構將追勝跡於靈關欲廣
良緣於法地顧皈依頂禮雖欲規盧舍之舊模
而捐施投財亦須資檀越之多助凡我達官貴
人暨茲善男信女競植靈因爭開淨施材掄杞
梓峙璇刹於將傾圖赫丹青振瑤床於已墜使
千軀金像據初地而揚音八部龍神拔邪山而
護法儘無算數之布施有不思議之功德珠匿
敝衣待馬鳴而後用金藏陋宇須龍討而方開
種福有基捨財無量旣成般若之緣合證菩提

之果

山居重修前佛殿疏

蓋聞殃銷普施圓妙果于香城緣法勝因對冥
基于淨域故布金之須達瞬息而獲欲天之宮
殿障施之婆羅俄頃而見報身之苦痛善業之
根必由夙就攝受之所皆本因依欲弘上善于
梵天須事良緣于福地常熟縣露臺山居者山
島峻峭溪塢縈迴八風鬱其吹繞勝比伽維五
緯森其照臨秀通印部乃有比丘明浩鉢攜彼

土衲挂茲山芟毒對而建祇園拔邪山而開妙
觀顧經營伊始雖僅構乎旃檀之刹而財用無
資須遍乞乎堅牢之藏是用叩我居士告彼行
檀凡一切賢豪長者四部具眼通人莫不濬發
菩提之願曲成般若之緣青蚨委貫用以品藻
鷄林紫貝兼朋因之扶持象化庶使寶塔紺殿
俄交震旦之墟月面香毫坐照毗邪之國法輪
再轉佛日重輝即說偈曰
布施心善思 相應名爲檀 一切有我者

皆因破慳悛	是檀為寶藏	常與身相逐
是檀為善府	攝受諸善人	是檀為集樂
能破眾苦賊	是檀為妙果	人天所愛敬
不為諸法故	求脫老病死	是為聲聳檀
為助佛道故	不畏老病死	是為菩薩檀
闡施造一寺	未住雨為壞	一蒙佛照臨
福亦隨踵至	我願婆羅門	大眾心帝信
檀越數數與	數數得果報	數數受於生
數數生天上	得不數數憂	亦不數號哭

一縷微施心	展轉滿成佛	况此具法身
無不周遍現	如來眼睛捷	普賢毛孔大
償對明白證	神德難可量	眾生供養佛
即入諸佛位	我願世間人	布施莫懈怠
重修老子殿疏		

虞山迤邐西來其東麓之跨於城者最高處曰
 乾元峯襟帶紫其前闌闔出其下碧墟參漢熙
 若春臺紫氣浮關鬱如函谷至正間羽客申道
 元因茲勝區乃奠神祐爰構始清之境寔為老

子之宮像刻精工猶龍宛矣德容古厚至人儼
然入其室而氣奪虛驕論其世而歎興道德歷
代爲香火之崇事項歲失廟庭之護持雨溜風
摧設尼父東來不稱攝衣而問禮鹿場狐窟令
榮越南至何堪就舍以談生乃勤老衲之憂欲
任前人之蠱第石驅嶺上祖龍之鞭撻何自而
施材取山中吳剛之斧斤正苦莫把因就鉅檀
而商確願資玄果於絲毫彼將自此鳩攝伎工
葺舊觀於洞虛之府施塗丹堊煥華構於混元

之墟修精虔之供養求大道於希夷唯茲盛舉
良愜衆心凡我闔邑縉紳耆碩夙欽常淨遐慕
無宗其必嗇於精不嗇於施斥滿堂之金玉儉
於欲弗儉於與成一轍之規模則洞天新飾佇
鸞雀以紛飛蓬島增輝并雲霞而結彩龍漢之
尊形且現流沙之逸駕將回福錫上玄祥儲下

土

議

治河議

黃河爲中國患久矣自神禹治之而汎濫之害
不聞于中國者垂千七百年至周定之時河徙
矜礫始改其故道自是歷漢歷唐其決無常時
而治之之人率隨時爲計亦無定術五代入宋
河始南決其一東北流即今會通河也其一東
南流由彭城合汴泗以入淮即今所藉以爲運
道者也大要自漢而後治河者率資以浸漑故
其利害每參半而我朝則專資以餽餉故不
復計其利而束扼壅激惴惴焉不懼其潰而東

奔則懼其溢而北徙于是乎河之患日亟而言
治河者日紛紛而卒不得其要也愚從南方來
嘗逆河行歷窺其險竊妄計以爲河自西北極
高之地建瓴而下以萬里轉折之勢而乘以雨
水交集百川灌盈之盛而惟一淮以爲之委其
勢無所容不得不奔潰四出以洩其湍悍之怒
嘗觀之禹治水自積石鑿龍門歷華陰下砥柱
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漸爲二渠過泲水至于
大陸播爲九河盖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

平地則析而爲二此治之于上流也自大陸以
下地平疏水益善潰則播而爲九此治之于下
流也以今日之勢言之河自孟津經中州平坦
之地迤邐而東洩于徐沛之間土雜泥沙善崩
易決故往歲一決于徐之飛雲浦逆流而上橫
衝運河魚臺谷亭而下壅闕百里再決于房村
之下稍折而南逕出小河口下邳之道夷爲平
陸糧艘陷沒者幾四十萬石廬舍漂溺田畝蕩
啗者亘七十餘里而小河之水懸峭湧急篙師

水工過者惴怖失色况水勢漫淼牽挽之力旣
不可施而沉石暗椿舟行遇之應手破漏以致
糧米汔損者賠償罄產風信愆留者稽緩積日
下損民力上誤國運適今不治其害將有不可
測者故當事諸臣亟議修復疏旣淤之沙塞諸
決之口目今且有成績矣然愚以爲旣疏之後
不能保其不復淤旣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
譬如人病在心腹其宿疹積毒必發于四肢不
善治者逐四肢而療之旋復旋起病未必已而

腹心之患且日益矣抑河自經汴而東流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過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塌場口出一自儀封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自徐州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皆入漕而摠南納于淮今已堙沒其四止存秦溝一股上流之勢既無所分則橫溢于下必不能免目今茶城之塞議者欲于梁山開一新河旁分其勢是也然挑濬之工非有堤壩以約攔則無所施力而既有堤壩則其水又別無

所受即茶城一道其難如此又况旁及其它乎愚以爲河流分則勢小而易防河流合則勢大而難治况茶城又黃濟二流交會之所黃水暴漲則濟水不得下趨而泥沙必致停滯黃水伏流則濟水反得下衝而泥沙亦致激壅故議者欲別求一路斥遠出水之口爲計雖善而爲力則難固莫若因黃河已失之道相其便利如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小浮溜溝二道開濬其一使茶城之流稍分則新河之工易就曹單諸隄

亦不致有潰壞而南陽魯橋一帶可免淤塞之患矣此治之于上流者所當議也若河既經徐呂二洪之阨其奔放特甚河身狹小而沿河諸鎮民居迫岸時下椿石以防頽塌水又遏而不得逞每遇埽灣之處其流迅急而洄溜之沙輒復停聚故今邳州之塞大率類此今治之法宜寬立堤防當河流轉曲處所更加濬濶仍行徧諭居民稍遠內徙盡弃河壩地使直達而無碍所謂不與水爭地也而又自曲頭集至直河舊

無河堤今亦宜相地增築以防復決其新衝河口不下數處今欲槩爲補塞議者僉謂河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皆急之勢必無兩行之理是固然矣然今所決處地形視邳更下况衝蕩旣久漸已成渠第宜據堅地作石堤增高水口如賈讓之說因而存之使夏秋淫潦注溢之時由此以洩不至散漫旁突而冬春歸漕之候水復安流于邳宿之下如是則不以合流而致潰亦不以分流而致壅未必非計也此治之于

下流者所當議也夫國家仰給東南漕舟貨艦雲翔鱗次皆待濟于一河故今日議新河明日又議決河役大衆費累鉅萬自丙寅之決迨今迄無寧歲而河之遷徙不常有不可以人力制者安能保其不去彼而趨此盖自禹至今河之存者有幾而必欲取濟於一途要非計之得也愚聞山東膠州舊有河一道先年憲臣亦嘗開鑿垂成而罷即今淮揚舟楫悉輳膠河惟自陳村以北亭口以南尚未經疏今宜計其道里遠

近多役人夫增濬深廣則淮舟可自麻灣北以達天津萬一漕河有梗吾取道于此亦可恃以無恐此一策也又聞汴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內長垣鉅野出會通河達臨清每秋水時至亦能浮舟惟以陳橋迤西淺狹者數十里不得通流若于此廣拓水境則可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而江淮民船自徐州小浮橋抵陳橋以至臨清亦可以免濟寧諸閘挨擠之苦亦一策也又攷汴河舊自滎陽合蔡水東注泗州

入於淮今蔡河久湮而虹縣泗州之境故堤猶有存者若能循其故跡使淮運由泗以入汴仍尋正統間陽武已塞之路更爲開掘北通衛河此又一策也夫善救時者不拘于一途而善復古者不泥于陳迹今亦豈無相時識勢之人能規奇策以紓目前之患第豪強徇利之徒乘之以徼利庸俗執常之夫因之以起謗是以當事者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說耳故與其役淮徐旣困之民盡氣竭力以取必于一河而不能保其必無潰敗之勢則孰若均其役于汴未役之民使吾有他道之可濟而不惴惴然于一河之通塞斯萬世之利也雖然山川經絡苟非目睹身歷而欲據文字以定之鮮有不失者然盲者之擬日聾者之語音即不得其真亦庶乎影響之似故曰在夫之言聖人擇焉

常熟縣修城議

按常熟控吳郡之北其地濱江抱湖多憑嘯之奸北界通州一飄迅馳瞬息附城西扼江陰旗

鼓相望寔是下流之形勝常熟之有城歷唐宋皆稱重地久矣至勝國時僞吳從狼山渡江爲所殘破尚存遺址後陵夷至宣正中值歲大荒聽貧民以遺甃易食遂至湮廢嘉靖三十二年倭夷直犯福山邑人大震縣令東陽王公始議築城會有富民譚曉者死遺貲數十萬曉兄照殺其嗣子培坐大辟者數人乃沒其家財得四萬金需之官爲築城費時寇且逼王公晝夜督作僅三月而城成然工期速就不無庠薄事在創

見因恣侵漁故城之高不盈二丈而甃砌或取辦俄頃其于設險高深之義或遠于寔矣况自始城至今復幾四十年歲有傾頽修築之令雖屢下而委用非人惟滋乾沒又歷年大水之所侵蝕冰霜之所侵裂居民之所剝損視建置之初其相懸抑又倍蓰邇年以來飢荒洊臻盜賊充斥設不幸有揭竿穿竇之徒地方何以自固庫藏何以自完有識者寒心久矣茲幸當道諸公旣遠慮及此而賢父母孜孜訊訪思殫畫竭

籌冀爲一邑貽久遠之計則保障金湯其功雖
在于一時而衽席覆露其安寔貽于百世敢悉
衆議所共以爲得者列爲九條如左伏祈裁酌
施行

一曰議檢勘照得本縣城垣長若干丈分爲七
門非一人耳目所周今宜擇練事實心者數人
分定丈數督令詳看先城外某處傾圮某處損
壞某處城基卑下某處城堦箭臺宜新宜補次
閱城內土宜培厚脚宜用黃石駁砌宜徧插柳

對以蔽窺望次登城頭逐一查驗堦口當增高
當增土路宜某處增濶舖宜某處歸併加設踏
勘旣明乃請縣父母覆核後日興工即宜專委
此數人者摠理事旣有條功亦易就伏候裁行
一曰議增補照得本縣城高不踰三仞乃當時
急於就緒取便易辦故致然耳歷觀各縣如無
錫崑山皆同時築造其高豎視本縣遠甚今宜
增高三四尺即於舊堦口加磚上砌其堦磚皴
裂不堪者或用鋪城街或用修窩舖其城內之

木石不齊集 卷之十一
土漸坍如小東門一帶皆爲居民削取宜各加
培厚及西南一帶城脚數年爲巨浸衝去城脚
舊岍勢就崩頽宜從外城河加砌黃石培高二
三尺庶永無患伏候裁行

一曰議估計照得甃城須磚培城用土二者燒
造挑運亦非容易今宜定估應增每丈三四尺
合用磚幾何每磚一千合用價幾何每砌一丈
合用灰幾何擇傍城空地設窰四五座雇債窰
戶給與工食自行燒辦其柴草等類給價令人

徑宜與長興等價賤處買辦其城該加處議於
何處取土每培一尺該用工幾何喚集蕭山人
給價挑運一時可就伏候裁行

一曰議改造照得本縣城分七門惟虞山門踞
在山頂最高處最稱險峻今城基旣薄城上馬
路僅可及足一旦有警何以令城守者自騁于
矢石之間也宜於此一帶厚培城土其階級須
每三四級處輒就平二三丈許展轉最高處行
者守者俱易爲力其外城堞照舊一切透迤而

上毋改舊觀方可據守其虞山城樓堪輿家或
言其非利今宜卸去當城樓原處即用舊材蓋
造平廊十數間令巡邏者有所棲止守城者有
所蓋庇此便計也伏候裁行

一日議修復照得本縣設有四水門所以通利
運載宣洩污濁關係甚重顧歷年既久舟楫往
來篙櫓激撞多致圯壞 屢修屢壞勢日就頽
今宜重加修造用青石砌底如造橋法窩舖
用舊塚磚砌壁少加高濶桁椽俱用大木旱門

有傾圯特甚者須重加葺理城樓俱宜照舊治
毋致倒塌貽大費於後伏候裁行

一曰議占據照得本縣城自西迤東北皆濱於
水地段本隘原有馬路一條以便往來且防蚤
夜有越城等事今沿城居民逕造屋連於城牆
登屋則城可扳援而上殊非防奸杜變之道今
宜盡行拆卸留還馬路一條其南門弔橋係人
烟輳集之所橋基數數坍塌宜用青石剝砌加
高一二丈下便舟行上便徒步伏候裁行

一曰議管理照得本縣城共若干丈爲工甚大爲費甚多非資有身家大戶寔心幹事之人則乾沒塞責之事種種百出雖修猶無修也今宜預訪家資殷實心術端正者一二十人專令催督工程料計磚植官府發給錢糧必須經由其手明畫界限令有專任後有傾頽責有所歸如是則工易就而必無破冒之弊矣伏候裁行

一曰議扼險照得本縣自北旱門歷虞山門至西門城跨山頂無城河以攔隔而山勢又最高

俯瞰城中極爲難守初城時嘗造一敵臺在三
百步外有堍連虞山門大城後數年風水家言
其不利于邑遂廢去之此臺原無益城守竟毀
之亦未爲不得也今宜增築欄馬墻一帶自北
迤皆有障蔽一旦有警不至即附城下此亦一
策倘于山頂高處更別築小城周迴里許可容
二三百人或召山民居之或簽丐兵守之此守
城最要策第恐錢糧不易處故此舉久不議及
伏候裁行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一日議錢糧照得本縣歷更荒歉府庫空虛人
民凋弊責成大戶不可加賦小民不可勸助亦
非政體惟待上司設處如修府城故事則事易
集而民不苦不如往日始城之舉獨取之譚氏
一家非有大力量者恐不能亦終于盡餅而已
伏候裁行

松石齋集卷之十一 終

松石齋集卷之十二目錄

記

重修貢院記

新修清溪忠節祠記

宣城令陳公義田記

常熟縣重建射圃記

聖母慈聖皇太后重修東嶽廟記

墓碑

秦太守墓碑

墓表

中書舍人秦君汝立墓表

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陳公暨配呂

恭人墓表

吳母屠宜人墓表

但母封太孺人墓表

松石齋集卷之十二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記

重修貢院記

皇上御極之元年秋八月言官言陛下幸以
冲齡嗣位孳孳勤學詳延方正博聞之士日相
與崇論議究道藝而又顯著綱紀修舉廢壞光
施文惠以風四方天下之學士即阻深閭名莫
不延頸企踵思耀於光明矣顧人主致仕莫先

於隆陶獎之權而要以作新志意回易視聽非
有崇建偉觀何以令天下拭目而媿快也臣謹
按令甲國家取士以制科每三歲輒貢士于鄉
已從春官上計率鎖院三試之故獨貢院之在
畿內者間歲得一再從事乃其制獨庠陋弗稱
無以尊重事嚴國體又百執事各瞻其事而湫
隘囂塵燥濕之不時何以稽姦慝而警禁御也
臣請得下所司議宜少恢宏舊制以度後觀甚
便 詔下工部詳定部臣首畫經費主出水衡

錢十六而佐以京兆贖鍰更爲相地所宜拓者
東西得若干丈其南北市廛業當除道者官爲
酬以厚直共得若干丈奏旣具 上特允其請
乃以萬曆甲戌某月某日鳩工庀材營始匠事
其外表棹楔列交戟簾之外爲樓五爲堂一爲
號舍四千八百有奇簾內爲聚奎堂者一爲會
經堂者一爲考官房者四十有一他如監臨督
察下迨庖廩隸諸有事棘內者率樹之堂牖
閑之垣檻凡爲屋大小三百四十七楹凡爲費

四萬九千九百餘金稽度既備傭役惟時越明年乙亥九月告成事尚書郭公謂余當有記且勒諸石以詔來者余惟明興以來二百餘禩矣當文皇定鼎北平百司庶府寔始剗立維時草昧初開而文明猶鬱列聖嗣起道化翔洽詩書戶有士之挾策而至者徃徃填溢省院至無所躋足而羅棘遮截則見以爲褻士世廟末嘗一議增創屬財用方詘僅一開墻道輒復報罷迨我皇上臨御之初首採羣言廓然

更始其以建都邑之觀而開人文之麗皇皇哉盛矣昔者宣王中興肇作新宮而其臣歌之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至闕宮之頌則侈其松栢之斷度而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夫其莫君子之居而可以順萬民之望即興作何病斯其効可覩已主上秉冲聖之資躬勤儉之德方且規美舊觀增飾洪業乃他務未遑而獨首舉斯役令遠方下士逖聽踵武知上之求士者甚重而士之自試者不輕異時文教益隆真才愈奮

崇論宏議之臣布滿公車相與明道術執經藝以稱所任使上下相發允荅聖恩其于廣利賢材之道顧不偉耶如是則以躋君子而若萬民也誠比德周室而掩美魯宮矣夫首善建自京師而人文化乎天下我皇上蓋兩得之臣幸樂觀厥成竊爲僭紀其盛以明皇上之作成人才如此寔以開太平之原云

新修清溪忠節祠記

南都清溪之東有祠一區奉故禮部侍郎黃公

觀及其夫人翁氏并公二女像於其中按表忠錄載公世貴池人始從父贅外家許姓字尚賓舉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第一高皇帝親策士以禦戎之要公對言天道福善禍淫有機人事練兵講武有法稱上旨擢狀元及第授史館修撰累遷禮部右侍郎建文二年知貢舉尋改官制以公爲侍中仍次尚書員掌尚寶司事與方公孝孺齊公泰練公子寧皆被親用乃奏復黃姓當北平兵起時嘗草詔極詆責四年靖難

兵旣渡淮公徵兵上游諸郡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建文君遜位又得令諭暴左班文職姦臣罪狀列觀名第六公痛哭謂其友柯暹曰吾誓一死以報君幸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其污辱遂於江上招翁夫人寃葬之行次李陽江則新君已即位三日矣公乃朝服東向再拜過羅刹磯湍急處給其舟人奮棹遂踴身自沉是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閱孝孺獄詞簿錄公與王叔英妻女皆給配象奴翁夫人佯出其

金釧令奴市酒殺將共合歡具奴旣出夫人手挽二女暨家屬十餘人俱赴淮清橋下死是後清溪居民時時見冠裳者一人携二三四女郎立溪畔心知其爲公也相與駭嘆宣德二年土人始就其地構廟爲三楹旁列二夾室其前逼衢道又屬時禁未解故隘其閤而寘土穀神像以蔽之歲益久故老益凋落過者皆謬指爲土地祠而已予官南宗伯慨然念革除之間忠臣義士其遺齒朽骼啖烏鳶而委草莽湮滅者不可

勝數也則稍爲搜抉其遺蹟儀曹郎汪君應蛟
湯君顯祖首得方公瘞骨所爲買田畝供伏臘
并勒碑識其處予因過清溪求謁公廟而廟門
雜於廛肆久始得之顧瞻遺像爲之歛噓泣下
已乃少捐俸資拓其門而顏之曰清溪忠節祠
於是京兆府幕吳君繼茂上元令程君三省簿
杜君大中將謀更創後寢妥夫人二女之靈而
於前堂獨置公像三君謂予當有記以闡公休
烈而昭示來世予惟忠節者生
大閑而褒

忠顯節者帝王厲世之大權也當商周之際武
王濟師孟津夷齊叩馬而諫左右且欲兵之幸
不死於太公之一言其後卒爲採薇之餓然武
不因是而貶王夷齊亦不因是而損名吾夫子
均稱之於周曰至德於夷齊曰求仁得仁夫武
王必聽二子之死二子必耻周粟之食何者蓋
道必與世窮則心必由死而盡死者非悖而死
之者非暴要之各成其是而已矣我成祖嘗
謂建文諸臣之死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斯聖王

之微意可識矣迨 莊皇帝之初華亭徐文貞
公當國 詔解逆黨諸禁立表忠祠於冶城之
左祀當時死者百十八人其祀所不及各就其
鄉立廟歲時致祭蓋至是而二百年幽翳之氣
藉以大伸億萬載綱常之重藉以克振然後知
我 祖宗所以表厲忠節者昔之戮以成其忠
今茲之表乃所以教天下之忠固先後一心矣
况公之効節至闔門赴死尤一時諸臣所未有
者可使之闇昧於塵埃零落於荒烟野蔓之中
哉故余於祠之成爲之紀其事而并著 朝廷
嚮意忠節之士如此今後世爲人臣者有所法
焉是爲記

宣城令陳公義田記

漳浦陳公舉癸未進士來令宛陵其治一以撫
循爲急煦育孤弱勞來流離而蒐剔其隱蠹要
於去民所疾苦一切武健明啓樹赫赫之名皆
公所不屑三年治旣大通而始之凋瘵羸耗者
亦漸以蘇息矣明年丁亥水潦大降大江以南

列郡數十沃壤皆化爲沮洳無所得食徃徃齊民轉於溝壑他有司錯愕失錯又牽拘議論相顧莫敢施振掾術公時出行田原輒泫然泣數行下曰令爲天子寄百里元元命奈何忍坐視其阡危而不爲之所也於是力請於監司得易金代歲漕粟石五鍰諸徵歛悉報罷乃更議賑貸首捐所應得俸錢分俵貧民已下令通籍一縣中富民應出粟差次鄉三老分道里徃敦諭令各率其力應募無強於是士民響應旬日得

粟與金錢若干公悉以分屬主募者而身自巡驗饑者凍者及病不能行履者給與有差所全活幾累萬已稍斥其餘築潰堤若干丈令流民復聚耕其故土又褒其羨買上腴田若干畝充穰歲逋賦及水旱衣食貧民費旣成而民大稱便則相與歌曰我有金堤莫或捍之侯所作矣污菜卒治又歌曰甫田穰穰惟侯甸止代我公租嘻我婦子又明年已丑公以最召入爲金部郎宛之父老介諸生某某等來請曰是舉也民

以義始而侯以義終請記其事而名之曰義田之碑余按載籍所紀國之重農者莫詳於成周即兩漢言吏治亦必勤稱田業顧田未有以義名者蓋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始各私其利公家之肥瘠且視若秦粵况乎井里敢望其相扶助哉獨趙過令田家出三輔公田欲籍勢力之耕以補縣官之乏李翱平賦書言十里之鄉當爲公困每鄉所入歲十舍其一於公凶荒量家口之多寡出困積與之勿徵於書是即古義倉之

遺意然昔人謂出納之侵沒給散之艱難小民必不能扶携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則豈若義田之設其利常歸于民而官得盈縮其餘以補所不足其賦雖總於官而民得衣食其餘以振所不給哉陳公是舉宜乎民之頌義無窮矣以予所見近世號稱能吏者巧法侵奪率藉催科以篡取甚或假採荒爲名歛之富室而入之私橐是乘民之危而恣漁獵之毒也况如陳公孜孜爲民旣不憚文法以解一時之急又復爲之

授畮廣儲蓄開斯民以永享之利哉宛民懼公之去而後乃有侵畔匿稅以撓公之成者故欲爲之記以詔諸後余考漢召信臣爲南陽闢田三萬頃王景守廬江墾芍陂稻田倍他境皆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今陳公爲政旣不異兩漢循吏而其所規設躬置視兩漢乃有加難者故余因父老之請遂論著而書之於石如此陳公名公相字某田在某甲某面諸有事茲田者並得書於左方云

常熟縣重建射圃記

按邑乘邑故有射圃正統弘治中凡再徙置嘉靖初縣令徐公澗即學道書院稍拓爲圃寔在學宮之西而其地頗逼闐闐再議廢置後三十餘年永嘉王公繼令吾土得城東隅甌脫地更爲繕完毋廢舊觀而其地歆仄湫隘庭廡下陋上不足以充揖讓而下不足以周步武今晉安留公爲縣之逾年興舉教化群邑之子弟相與講論道藝喟然興嘆於是圃之廢乃購地得息

壤於虞山東麓芟屏菑翳披荆叢奧始就夷曠
公乃首斥俸資庀材鳩工北面爲堂三楹顏曰
觀德其後列更衣膳食之所稍西爲忠節祠以
祀大叅錢公繚以周垣表以綽楔成之日萬曆
丁丑夏六月也距始事時僅閱半歲而豐軒廣
庭以及候壘福籌之具題榮瓦墁之飾煥然畢
備公以時率諸生褒衣斐履觀游其間高陵迴
谿綺縮繡錯若合形輔勢于堂皇之下昔之囂
塵者隔於寬閑而岡阜林麓之曠非有市廛爭

逐之繞則是圃之設其可以永存而不廢者公
于是屬賢爲紀其事余嘗覽觀成周之際司馬
有射人之屬以法授射者而司徒保氏掌養國
子以道曰教之五射至其選士之法春合諸學
秋合諸射小司馬因得以藝進退之而鄉閭族
黨所書其德行者大司徒尤必校之於澤宮而
慶讓行焉何者明道藝之教非出殊途而文事
武備士固相資爲用者也晚近世不究于斯義
儒生則持文詞介冑則高武力至互相詆訾而

平世右文見謂從容緩帶可以畫諾樽俎良有
司緣俗爲治不務明先王之制亦見謂弓矢決
拾非所以器人而專其道德之習者遂棄去不
講無惑乎士之寡全才而文武之道恒以不備
也夫留公乃當治平之盛其興賢與能旣以式
化乎士類而修廢舉墜復以其餘推極乎先王
道藝合一之教斯可謂卓然志古之道者歟士
當斯時誠能繹公之志而遊意于支屈縱送之
節使夫明之於詩書禮樂者未始不可用之于

折衝禦侮上以獵周官之遺文下以明德藝之
統紀斯立射之精義而君子謂留公是圃之設
非徒標致于土木之觀者矣留公名某字某舉
萬曆二年進士歷今官治行爲吳第一人諸有
事茲役者並得書左方云

聖母慈聖皇太后重修東嶽廟記

按舜典柴望山川則表泰山爲東嶽其神爲天
孫居東方爲萬物始成之地故其德主生自昔
受命帝王首崇秩望未有不臻於泰山者後乃

稍即其都爲壇時領祝官以歲時奉祀而其在
郡縣里社者民各自以財祀於是東嶽祠徧天
下今都城齊化門外故有嶽廟一區建不知所
始入 國朝載在祀典每歲當春秋祠官以時
禮祭而都人士相率以祈禱毆祓請者神徃徃
若有孚荅旣歲久棟宇圯墜廟貌弗飾 今上
即位之三年乙亥 聖母慈聖皇太后念保釐
聖躬而降福兆民者非重祠敬祭其道無由於
是則 詔新東嶽廟顧又念征調庸賦或以病

民於是則捐 內帑金若干命司禮監太監某
總其事而擇內臣廉謹者某某董其役凡爲門
闕垣墉率恢復舊制其帝殿神寢暨旁從七十
二司及佐神之尊貴者咸徹其朽材墮墜而更
新之髹以丹堊塗以金碧闕房穹閣鬱然雲更
擇廟東隙地創爲齋宮十二楹以便蒞祀者棲
止其處明年丙子八月工始告竣 皇上命臣
勒文以紀成事臣謹按帝王之德主於好生故
虞舜秩祀必首東嶽何者事重民生則禮先所

自是以神和而降之嘉生也後世遐放秘祝侈
心瀆履雖浸尋於泰山而神用弗享民不見德
則以黷齋明而徼非其福也若我 皇太后光
啟聖睿嚮承天祐而一念祐民祚國之心尤欲
通道幽微助致靈貺遂使都邑之近弘茲麗構
祝釐歸福引望靡替即無俟駐華警翠泥金瘞
玉而挈神人之驪垂昭錫之應功德蓋恢恢乎
耀矣臣以爲是舉也非我 聖后垂恩儲祉則
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 皇上崇 親廣孝

則曷能舒盛德作新廟由茲以益培 國家生
生之仁受厚福以浸黎民者也顧不偉歟臣謹
系其略而銘之銘曰 翼翼京邑百神所托東
門之郊肇祀惟嶽於穆 聖后修理地祇在舜
假典顧省厥遺惟 皇敬德克闡慈懿曰嚴自
親有赫東帝爰降制詔揆日載營充大厥宇永
宅萬靈我 后至仁軫恤民瘼內府輸金母困
將作崇廟巖巖不日成之飛梁邃棟繚虹屈蜺
瓊女玉童鳴璆撫劍紫衣朱髮猗猗攬瞰霓裳

續紛雲旂綽約祥光一臨仁飈四廓削厲爲欣
化凶爲穰擁其休嘉翊我明昌有孚下民潔心
承則導暢純精勿其有斃我 后之慈愍福天
子眷我一人遂及下土頌宣神功寔永帝德千
秋萬年豐碑有勒

墓碑

秦太守墓碑

明萬曆九年辛巳三月十九日雲南姚安府知
府奉 詔進階中憲大夫秦公卒於家其冬十

二月七日奠公于姚灣之新阡子柄柱重痛公
象賢襲訓克紹先烈而位不濟於登用業不顯
於光明大懼湮沒無以昭軌迹於永久乃謀代
石樹碑旣以屬某俾辭而繫詩其下按秦氏其
先揚州高郵人宋淮海先生觀以文章官侍從
紹聖初坐黨籍累徙卒滕州生子湛倅於常因
葬先生璨山九傳而爲瑞五公玉始由武進之
新塘來徙無錫又五傳而爲卑牧公霖以子端
敏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端敏

公諱金仕正德嘉靖中其居官自郎署歷藩臬
巡撫都御史再入爲兩京五部尚書所至卓有
聲績其歿有贈有謚有太常之銘蓋功德顯著
爲時名臣公其仲子也當端敏以副使督學河
南母夫人鈕氏實產公大梁郎中故名公曰汴
而字曰思宋公生甫韶即端雅不妄戲語稍長
則益刮磨豪習嗜學不倦年十二端敏公平柳
桂有功 詔予一子世襲錦衣衛百戶先是公
伯兄泮旣蔭爲國子生兵部乃列上公名著籍

左所擎蓋司數年會

肅皇帝登極有

詔諸

緹騎官非以軍功進者悉停勒端敏獨抗疏言

武廟時所在盜賊蠡涌諸疆圍臣幸藉

上威

靈旋次剪撲臣下何敢言功即言功安所得

天子禁衛纍纍若綬也誠汰冒濫請自臣始

肅皇帝嘉公有讓下其疏而是時兄泮旣舉鄉

薦公復以次補國子生公自是益奮於學不縱

爲子弟遨遊事居太學日與其同舍生嘯嘯章

句出入被一襜袍騎驢蹇蹇道中見者不知爲

貴人子每郡縣歲校諸生公輒與甲乙其藝有司讀其文咸注意高仰而公凡六應都試竟不第端敏公年既高而兄泮早夭居恒默默不自得則促命公就謁選公第強俛以日月上吏部得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滿三載而端敏公薨公奔喪僅一日夜得與含殮已走京師告哀乞卹贈如制既免喪母夫人且逾八十矣公遭迴不欲行夫人數爲強起公不得已復促裝行抵都即上疏請得終母養歸又數年而夫人卒公

復將詣闕以葬祭請所知或謂公此恩澤故事即使人上書無不得者公曰安有父母而異施乎且君命寔承其何敢數旣行值北虜入犯路梗公冒險以進卒得所請服闋起家復除右府都事尋晉左府經歷故事浙江戎幕悉隸左府諸浙士人宦長安者數因故人邑子賚謁請托公見輒榜其人不與通一府憎服軍政大肅是時吏部尚書甌寧李公數嘆公材欲試之用會姚安闕守公用久次當遷而同官有以賄囑故

柄臣子求度公次尚書執不可卒擢
內臣子大不悅公至姚安甫逾月其土酋高基橫不法前太守率留噤不敢問公獨奮擒致之郡中大震相戒毋犯公法未幾柄臣子嗾前故公以考功法鐫秩歸初分宜相嚴故善端敏公公之再起入都分宜方當國見公甚懼趣命子世蕃具食相對數見言事適故冢宰子某以歲滿應得增秩世蕃厚責其賂不入僅令以虛銜視四品公從坐中數誚讓世蕃至不堪拂衣起

入內公亦咄咄逕出公卒以此黜官而其後尚書李公以積忤坐他法死公既歸遂絕意仕進即所居爲萬卷樓聚書其中搜抉疑互至忘寢食諸家人生產業息一切置不問顧獨喜酒每從賓客湖山間飲輒醉醉輒歌呼自快盡日不厭然亦竟用是以得疾公軌度夷曠而自持特侃侃其服御未嘗恣用美好交知必擇正人不樂聞軟熟媚耳目語端敏公嘗所造士鄢陵劉公訥靈寶許公綸皆貴至上卿公從下寮謁之

直入踞上坐與抗禮無所避故人子有居尊官者公嘗一詣刺不以時通輒爲罵絕不復往然至其處間里則浮沉自如雍雍而已性無所嗜獨嗜書聞人有秘籍數旁婉請求必得乃已鄉人唐姚二先生皆貧士有書數千卷公悉款致爲上客在留都時嘗從神樂觀得道藏書令數吏繕寫太常卿某微聞之繫治主者謂道藏爲禁書法不當傳布將移劾公尚書奉新宋公爲居間乃免晚歲病痺手足竒廢猶列諸經史牀

下時引手探卷繼觀當其會心率口占賦咏一童子疾書之徃徃成帙公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迨其病且十餘年亦不以晏寢自廢其於書固天性然也夫公本起名家子裒德挾藝思一當世用而卒骯髒不偶見謂以紈袴抑絀故其沉冥醉鄉與世抹撥而大玩於辭章要以托而洩其牢騷不平之氣世固以未盡用公爲恨然公竟以其不用者而得全其天公亦不可謂不幸矣公卒年七十一所著書三才通考行

世他雜錄詩賦序說贊銘若干篇藏于家二子
柄柱世俱推其學有高行柄以貢入太學柱爲
中書舍人以秩滿再遇 國恩故公得以原官
致仕最後復進階中憲大夫云銘曰 惟秦之
先淮海肇聞清芬載揚昭彼後昆奕奕尚書爲
朝德首允文允武勲名不朽劬躬燾後委祉於
公肆公承之厥緒有融坦坦溫恭惟直是保不
矜不盈韡焉振藻始參戎府姦訛革心暨歷遠
郡不替爾箴權門炎炎炙手爲熏公也睢盱攘

袂抗唇其卒大忤竟遭斥奔言反初服介然而
居酣歌白眼天地遠廬仰讐百氏俯貫五車秩
秩而積涵涵而停我思古人孰可與京醉鄉爲
徒托焉以逃亦有玄晏嬰疾孔牢耽娛文史窮
年兀兀身名大全思以勞息纍纍者墳青葱崛
岊慶源沄沄子孫世苗厥譽永垂視我斯述
墓表

中書舍人秦君汝立墓表

余友秦君汝立既卒之又明年其孤延烝乞銘

于宮諭吳子道復抵書白下屬余表君墓且曰
吾父幸辱知二子今歲已得吳公銘惟是墓道
之石請須子辭庶幾有以寵吾父而昭示于後
世而塞不肖無已之痛余發書爲之累欷而不
能自已往余官長安數從子道遊因以識君丁
丑余與子道被逮闕下創甚且死交游悉逆
散君所營救子道者百方計幸不死而因以庇
于余亦得不死邏者盡籍諸嘗左右吾兩人者
以名聞獨君日或一再至或卧起子道榻下日

夜不去相君旣數見君名怒甚曰嘻是貫高義
耶何相向篋輿之多也亟命斥君爲王官中翰
故清貴無擢王官者擢王官自君始君遂罷歸
又三年辛巳大計兩京吏尚書疏嘗所忤相君
者百餘人悉落職錮終身復竄君名其中已禡
職而更中考功法亦自君與余二人始君爲大
司馬秦端敏公諱金之孫端敏勲業在名臣傳
中然矜節義重文學士以故諸孫皆能世其賢
而君自少尤穎慧語言恂恂未嘗有子弟之過

年十七補弟子員博學精記頌自經史百家傳
註雜家小說能具涉其要以是數善病君父姚
安公最憐之爲入資游南太學祭酒陶文僖公
一見許以國士是時高新鄭當國高故端敏公
所取士雅慕重君而大金吾朱公希孝與君有
連能薦人君書最精工楷法逼歐率更行草彷彿
孫虔禮尤善尺牘稱名家會有詔選諸能
書者共事內殿兩公以君名上遂補中書舍人
文僖公聞嘆喟曰是連城壁顧斲而小之兩公

拙于用大矣未幾新鄭忤諸常侍同事者更以
計傾之禍且不測單車馳去門下故所善客皆
避匿莫敢主名君獨追送之百里更語諸偵隸
曰毋籍我名爲我告諸常侍我中書秦某也常
侍竟莫能誰何君以此義迄坐余兩人事黜落
不振嗟乎友道之廢久矣彼其平居所號爲肺
腑親暱者臨小患難輒棄不相顧此無足怪又
其甚者藉窮交之義一博名高始亦紛紛求入
而和及後名已竊而効已著更反唇相排不遺

餘力以視君終始于死生之際蹈折辱而不悔
歷險夷而不易其相信之志此其人賢不肖相
去何如也後子道與余既起廢嘗欲爲君具疏
列上其事卒不果嗟乎余誠負君君不負余矣
君天性孝友姚安公晚病痺侍七筋十餘年不
懈母楊恭人喪溢米不入口幾不能生仲兄病
疽爲走羣望請以身代豪長者過梁溪率造君
君逢迎徹席必盡歡乃已故人貧者來就食君
養之有加禮或爲賑給其孤嫠傾橐不倦生平

所好惟古今石圖書秦碑漢碣積至充棟酬價
皆不貲所緝國朝大臣傳志幾數千卷秘書竒
策購得輒加繕寫侍史常數十人君故公卿子
產頗饒厚及君之歿有責累千貧不能具殮延
丞至盡鬻其遺書謀葬嗟此可以觀君矣先是
甲申秋君及伯兄柄省墓汎湖歸舟覆伯溺死
君幸免伯故名士善考古君所與晨夕上下論
議者及沒君恒邑邑不自得竟以此卒按秦世
譜自淮海先生以文章著于宋歷十數傳至端

敏而大顯姚安公汴起官任子然讀書好修亦以不得相高意齟齬歸至君益肆力于學其嚮節義重然諾卓然出世俗之表蓋君之用于世者雖不盡其才乃其不愧祖烈者以視前人則有光焉余故特爲論著其大者使刻石墓上後世覽觀于斯者當必有徘徊欷歔慕君之風烈而不能去者矣

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陳公暨配呂恭人墓表

陳氏世墓在虞山之西麓先是封翁陳公葬其元配呂恭人旣甕石爲壙期同穴矣後二十九年萬曆丁丑陳公卒公之子奉常卿陳先生瓚圖更行營高敞以公主墓兆而會烏師家言故穴中穿法當得水越又明年庚辰卜吉于大和之東始里乃啟呂恭人之柩合窆焉旣謁少保嚴公志其葬而屬用賢爲表其隧道之石賢不佞游公父子間最深不可以辭公諱策字獻可

以陳先生貴故公三命爲縣令給事中太常寺

少卿皆知子官公蓋生而醇樸不爲世俗輕脫
狡獪之行身不踰闕闔而扶義慕古儻然修古
有道之事故自孩提以至耆耄未嘗無聞焉性
最孝友甫十歲即喪母金安人躡踊哀悲弔客
不忍聞浸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而遲重不戲
恒若有所思念計畫父一鶴翁旣久困計偕乃
去爲令遷倅南韶家政一委之公公規調極纖
悉一鶴翁間得俸餘畀公即以其餘稍斥田宅
不爲貲貸贏得與民爭利後母徐安人舉重慶

守諫正術君某微有嫌于公多所詆風公益敬
謹諸有指使無不如一鶴翁意又求不失徐安
人驪即囊篋碎細一無所遺漏呂恭人數被虐
使驅作憔悴下同羣婢公又數從容戒事舅姑
毋敢失禮比重慶公旣長娶妻時時從旁爲言
呂恭人寔孝敬無他腸徐亦稍爲霽威余所見
王太保篤孝純至而弟玄通亦化其行至使閨
門雍愉而子孫遂興于江左陳公蓋庶幾焉當
陳先生令豐陽日潔廉無私嘗入覲便省公僅

獻豐所產土瓜二公笑謂瓜得無苦兒爲廉吏
其之矣及先生廷諍受杖公始慮先生弱不
能勝頃復自解曰兒即死死職耳兒幸且爲直
臣吾安之矣已而先生竟不死他所籍寵子弟
者率放誕夸世見謂得意或嚙囁有司之庭以
凌駕閭里公故門地尊宿雲仍鼎貴然逡巡無
盛容歲時一再接長吏吃吃不得少語間有以
不法求居間者輒奮聲叱使去里中或見豪奪
不平則露斷裂皆咄厲不休自其少時雖總家

政僕僕不厭勞動顧獨耽閑寂喜北門南郭之
隱陳先生學旣成則悉畀以父產更治別業構
亭鑿池漁釣其中已而先生以忤時罷歸父子
相與鼓腹游行山澤間休休甚自得也夫公雖
廉退不伐殆得之性然吾以是知封君貴人其
福澤長久者固自有度矣誇詡者流不勝其泰
猥云食報而德誼滋薄以較陳公何如也公居
平夷曠不設城府其持議特重名節交游中聞
有過舉面詰不少避少時嘗爲豪貴家攘其郭

西田數畝更加評語未幾豪死田輒歸公竟厚
酬其直陳先生舉鄉薦之歲焚所負券餘五百
金鄉民至今德之呂恭人既歿妾包氏所舉三
子璨瑁玘公更拮据門戶爲累黍計陳先生數
舉所授產讓諸弟公笑應若不能官于家乃更
欲家而弟耶吾終不以累若也蓋經營者二十
年僅植中人之產三比公卒陳先生至鬻田以
供葬而三子亦厯厯不給衣食噫斯可以觀公
之始矣公晚年和氣彌盛遇物尤醇謹賢往嘗

數侍公讌即深夜廣坐見公嶷嶷不動非謬爲
恭愿者卒之夕精爽不亂坐于榻下申飭餘
數千言大要首以忠孝大節次及砥行立身最
後復大言曰若務治其心爲于善而違于惡也
庶幾于完其言如此余惟陳公淳朴不散獨以
長厚濡忍之德修于其家而處不溷俗逝不留
生蓋若學老氏而有得者夫文中貞曜古之人
有沒而私誄其行者矣賢不佞謹節取公行之
大而表之曰是爲吳孝靜先生陳公之墓

吳母屠宜人墓表

屠宜人者予友吳伯子維貞之母尋甸太守小
泉吳公之元配太宰默泉吳公之冢婦也父曰
諭德公屠先生應峻母曰項宜人大司馬襄毅
公之女孫參政公涇女也宜人人生而貞靜當其
盛時內外門地皆極鼎貴然宜人共儉慈惠劬
力逮下寔有古葛覃樛木之風焉至讀宜人所
以亡其處死生之際一何純孝篤至也宜人年
十七而孀吳族既大食指數千又多過客往

來供給非意卒至事號難辦宜人肅廟見即操
箸經紀襍取肩鑰身佩之纍纍雜紛悅間無下
數十當是時太保公迴翔藩臬戴夫人且病眊
謝閫政矣太守公壯遊四方不問生產而伯子
又素羸善病醫禱幾無虛日會宜人晨興稱婦
朝戴夫人膝下甘滑滌髓先意娛悅之退而稱
小君以御于家已稱母若保母以拊伯子時其
饑飽撫其寒燠已又稱女以存于項宜人使者
履相屬也而更以其間益治女紅蠶織纂組爲

諸婢先以佐日用乏絕當此之時宜人食不及飽髮櫛不及沐勞不及休垂十餘年久之伯子病良已任讀則宜人釋保而傳朝就塾則設重關蒼頭司之夜附宿內設重幃躬司之伯子既益強遊賢豪長者間業益起宜人始得自解稍稍休息矣居數年太守公通籍兩都宜人奉戴夫人一再就養意忽忽不自得乃諷太守小泉公置媵因身留侍戴夫人是時戴春秋高而母項亦老矣得數起居承侍宜人仁孝多大節類

如此於諸昆姊必當項宜人於諸媵所生子必當太守公兩庶子婉戀宜人以為其母愛已弗若即其母亦自以為弗如也常携兩庶子寢堂後中夜火逸狎獵甚熾宜人倉卒排戶戶閉決其鍵惶急鍵堅不能立拔而諸侍婢衛宿帳下者皆從呻吟嚶中驚起股栗莫知所措火勢益烈方薄衣衣盡熱而二子方熟寢軒駒宜人手穴傍垣破之徐出其二子皆免矣而後乃以身免二子怡然無驚即不知有火且何以得生也宜

人更太保公及戴夫人喪皆極力奉湯藥哀毀過度指爪盡浮脫丁亥正月項宜人遭危疾宜人年且六十矣歸省遂留侍是時天大寒庭中積雪幾沒股夜漏五鼓侍者皆顛不支益懈稍引去宜人獨強力護母卒中寒仆地絕復甦輿歸竟不起寔先項宜人三日卒嗟乎方火薄衣時可謂岌岌宜人豈不知自爲脫身計哉計不獨生而令二子死不憚灼膚之酷出二子于烈焰中彼誠不重其死然竟免及項宜人疾篤

宜人留連顧戀豈能恻然舍項而須臾者誠重其死然竟身不免免以成宜人之慈死以成宜人之孝其免其死可不謂皆天乎嗚呼若宜人

之慈孝天植焦火不烈凝冰不栗死生以之是可以表矣宜人他懿行甚多餘不表表其大者

但母封太孺人墓表

語稱婦德無非無儀故婦人之行非有節烈可喜足以維名教厲世風者其事多闕而不書然觀傳紀所載若公文文伯母及斷機截髮諸爲

母道所繫者一何其詳亶也夫亦以義取刑家
教存聖善固生民之紀歟豈緣常事而得著錄
也余讀李太孺人狀益重慨母道所係於子者
非淺鮮矣太孺人故家南康星子之石符村封
文林郎但公友儒之妻也祖椿四川榮經縣令
父某母某氏封公父東泉翁允爵素善榮經公
故孺人以歸但翁年甫十四耳而聰明婉順動
有禮法事封公暨姑彭饋盥必親當寢必致起
居乃敢即安于私封公時方爲弟子員有聲藩

臬大吏爭虛館延致獨賴孺人爲綱維孺人專
屋而居身爲桑麻以取衣食自賔祭補紉僖爨
一任其勞苦已而彭姑卒復繼萬姑封公先是
有前母兄稱家督及同母弟弱小皆須孺人共
饋孺人事養惟謹惟恐不得當其意封公乃得
精志于學免內顧憂其後舅姑繼歿皆封公治
喪紀孺人脫簪珥衣服相助曰毋恩伯叔爲也
始封公葬母彭時孺人弟某故善青島家術卜
地得息壤曰是謂甲陰庚陽奕世其昌旣葬孺

人於是夢一媪持三元龜納寘懷中覺而光熠
熠香猶襲人孺人固秘不洩已而連舉子卒符
其數貴元今爲南駕部郎啟元舉應天戊子鄉
試調元府學生尤工文名埒伯仲駕部自其少
稱警穎封公或他館穀孺人輒手寫書義授讀
稍長則傾橐裝資其游學始師事陰大司馬武
卿王太常世懋旣而聞今趙中丞參魯謫居高
安孺人謀之封公令束贄往從之游駕部數自
言於此益開發遂舉進士始令長壽登能改富

順兩令皆以廉平著名駕部又數言奉太孺人
教乃得無過旣官司馬屬時王元美先生副留
樞孺人色喜曰王夫子世之名能文章者兒幸
出太常門今者又得晨夕共事於司馬螺螄蟻
蛉取肖惟速若其勉之是時余典教南雍日羣
六館士督課之孺人亟命其仲入貲爲上舍生
曰若促就大司成論說余因得與啟元相周旋
者期年啟元果脫穎而出人謂但氏母非獨善
教子亦善爲子擇師故三子終身飭行其交友

盡天下豪長者而卒能以才自顯於世夫文伯母以其子不從仲尼之逐遂謂薄于君子至其言士之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必無日敢息彼士誠得賢友者而又不解於朝夕亦何善之不可成文伯母蓋有以見其大者雖吾夫子亦且以女師誦之余觀太孺人之成但氏三子則何以異此周之盛時公侯士大夫之妃以循法度承於夫以率德義刑於家故其人才輩出而王道以成後世有動心於妻妾之奉者室人且徧謫焉毋論矣即有名能教子者婦智不及遠苟視富貴而已孰有如太孺人之矜重於師友哉其智足稱矣余爲論次其大義使表於墓下後世知母道所重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松石齋集卷之十三

傳一

少司寇陳先生傳

太常卿王敬美傳

少宗伯張公傳

太僕卿王先生傳

張烈婦傳

何母周孺人傳



松石齋集卷之十三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傳

少司寇陳先生傳

少司寇陳公諱瓚字廷裸生七歲就傳即能強
記屬駢語對甚麗驚人稍長清刻自厲專精于
學祖復嘗再令長興大庾皆有惠政父策以孝
謹聞里中復既去官則命策治田農共家食而
日督公及其次子重慶守諫攻詞藝家近廛市

數僦居山寺或湖舍水澳處徒步單衣未嘗以
其鮮輿馬自快于一時也故中丞陳公察最攻
苦淡遺公蒸餅頗雜糠覈公對使噉之盡中丞
喜曰是我輩中人遂日與瞿文懿公嚴文靖公
以道義文章相淬勵業益大進中嘉靖丙午鄉
試又十年丙辰成進士出令吉之永豐豐故巖
邑多豪猾舞文鈐制官府地產薄而民貧公一
切裁以法而治大都在軫恤下戶盡謝請托居
五年姦利衰止民大稱便累薦入爲刑科給事

中數言事一歲中所條上十餘疏最後論選郎
南某某居曹以賄聞銓叙悉徇私不及格會舉
大察衆擬且斥某而某以他計詭免蔽罪于郎
傅夏器傳謹愿人也公發憤疏請黜遺姦以重
銓司採遺賢以充器使語甚剴切先是御史凌
儒有所薦罪廢數人忤上旨逮杖闕下褫
其官公疏入上怒甚詔同儒處分遂得杖
歸歸四年丙寅莊皇帝即位遵遺詔錄諸言
事者起公吏科左給事中是時華亭徐文貞公

當國極嚮意公每軍國籌畫惟公與丘簡肅公
檇得聞其密公亦侃侃自將其陳說多引古賢
相揀時義及近世矯竊之非文貞公輒首肯促
膝恒至移晷未幾新鄭貳于文貞峻御史齊康
疏劾徐不法事語多傳致公奮起首發御史不
應諂附恣擊排小人成黨非社稷之福亟宜罷
高弁斥御史八上是其言十月擢太常寺少卿
又明年庚午新鄭再相公請亟歸省高啣舊事
竟中公考功法謫洛川縣丞公自是杜門不出

凡十四年方江陵柄用日人或謂張已傾高當
起公而公前以論止大閱語微侵張故終江陵
世不起張旣敗癸未秋始補會稽丞尋改漳州
府推官歷南儀部主事銀臺參議甲申復太常
原官已徵晉右通政南京太常寺卿左副都御
史凡七遷至今官公爲人坦中質亮不設城府
與人居竟日夷粹不聞喧咤及其論關是非邪
正則慷慨執辯雖遇權貴盛氣無所抑挫其爲
小官務孜孜民隱咎姦剔蠹窮見底裏至居大

位則又方介自持不爲苛細獨于附勢罔上者
雖度力不可奈何然咨嫉之色恒稜稜見眉宇
故天下以此信公必爲正人其卒見疑而不究
于大用亦以此公之令永豐每過大府必造請
念菴羅先生多所咨誨林居時數稱引自謂于
此少窺理學原本斥俸錢買田羅一峯館中收
諸生董行仁輩七十餘人廩食之鄉先達某有
祠城南其孫依以居公一日過祠下詢知其孫
已逾壯貧不能娶立捐數十金擇良家女配之

比公行則抱嬰兒拜公車下曰賴父母寔延吾
祀大司馬雙江聶公家居以道自矜重從子儀
制郎靜稍陵轢其鄉人所受產或不讐直司馬
數加譙讓至有城穎之誓公乃進諸訟儀部者
爲平反其直而稍扶其最誣者儀部大戢服公
因間請司馬得爲叔侄如初梁汝元者以講學
名聚其族匿縣官租不償公檄捕之急一夕遁
去繫其黨梁龍五六十餘人悉寘之法閩寇流
劫虔吉殘峽江殺副使汪公某其魁二大王者

號驍勇常先賊介而馳將薄城下公設伏隘口乘其不備遂斬魁餘賊迸散御史上其功詔賜白金文綺其再入諫垣具疏六事皆切主德政要語具國史再請追謚楊公繼盛羅公洪先及正楊順路楷曲殺沈鍊罪順庾死獄中楷故厚新鄭得從末論其後劉御史臺爲于應昌王宗載羅致死地事發迄得減死公聞扼腕曰是固當然往年不殺路楷宜二凶之漏于吞舟也戊辰先帝臨幸太學故事大司成當坐講而

是時祭酒某或云非人公乞別選莊士于是廷推得大洲趙先生旣講上改容稱善趙迄以此入輔政稱賢相詞臣王材唐汝楫皆附分宜相黨顧利冒耻公特疏劾去之當公以南太常應召入佐中丞大計丘簡肅方爲南吏部頗加意裁別公因就訪得其詳及入都乃與總憲餘姚趙公麟陽公加黜陟時論有所容庇者某某一切汰斥不顧將竣事而趙公以憂去公獨抗當事者堅執可否已而嘆曰吾不如趙公令趙

少緩須臾此舉無遺姦矣越月轉刑部右侍郎
郎信以前故畏公方直不阿不欲令居要地也
明年丁亥公年七十上疏乞歸不許復轉左侍
郎公居刑曹雍雍而已然至定國家政事及生
民利病則咨嘆色動畿內縣歲苦車役破產相
屬諸生張汝清屢投牒訴不報公獨白大司空
石公爲平亭其偏重時給車直民以不困厥衛
邏卒鉤致或非辜每下詔獄公輒戒諸司詳
讞毋令枉濫同官有欲臨弔戚畹者必藉公同

事公宛詞爲解迄不往嘗論事執政所爲剖辨
賢不肖絕不視意向同異要自攄發而已公性
其淡泊惟篤嗜遊覽削籍幾二十年吳中諸名
山足跡殆徧所居一樓懸數榻擬客客至觴咏
流連又最善顧曲賞工謫誤常至夜分不寢居
長安邸中每延客輒至卧榻下相與棋局杯酒
客有間窺公私者惟敝衣簏不設鐫鑰案上書
百卷而已俸祿至盡用以周親舊有餘又盡推
以飯僧造寺故公宦三十餘年反削其腴產公

爲文簡古有法讀書自秦漢諸史已下皆涉大義而常所披閱者獨晉書曰吾高諸君子得丘壑間趣耳晚歲益修禪觀嘗翺蓮花菴集老衲高行者翻閱內典究竟解脫手自寫宗鏡錄及諸尊宿要語幾十餘萬言夜輒據蒲團瞑坐不假寐者幾三年蓋公于理欲之境超然有以自勝故其視利若滓視名若辱一顯晦齊得喪能終始一節而不爲世所推移嗚呼公賢遠矣公旣卒于位天子詔贈公右都御史予葬祭如

制事詳王先生志中子禹謨博學有文名與余善論曰爵位之溺人甚矣古之立名者將以弘道而從義今之立名者將以務長而取資余觀陳司寇悛悛謹厚耳然其當官能抗節臨利無改行雖屢絀屢抑老致通顯而卒能完其操不挫其志斯可謂難矣彼世固有苟植一節詭激紛紜計寵利居成功行若市賈然而詡詡自命無所用耻視公若淵霄矣弇山王先生曰惜也用公晚未竟公用嗟乎即晚也能究公用其

功業豈可量哉

太常王敬美傳

語曰文章之用與天地並故文質之推移繫氣化之隆替士以文稱詎不重哉然而兼總華實流該先後卓然以所長冠一世者未易數見也明興金華海寧二先生摛屬穠蔚文宗鬱起蓋庶幾於大雅其後稍萎蕪而北地起振之自是學者識西京之遺規上古之業至濟南李于鱗決其奧元美王先生總其成潤古雕今洋洋極

盛期一代之選也若乃撮勝諸家筆削擅奇學

藝并贍則奉常之視王先生非特鴈行抑亦有

羽翼之功矣奉常公諱世懋字敬美別號麟洲

其先出始興文獻公導更亂累遷著籍于吳太

倉州世爲士林盛族祖諱倬歷官廉勤多惠政

有名弘正間終南京兵部侍郎父忬嘉靖中爲

名御史更六大鎮至都察院右都御史中權姦

讒死隆慶初追復故官再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公尚書仲子元美先生弟也母郁太恭人公生

秀發神府三歲機捷過人能操切其童奴稍長
耽嗜文籍一經誦輒不遺十餘歲即病羸累年
尚書公欲勿令業舉子公病少間私取程式義
擬撰一篇置案上尚書公見大驚乃爲延茂才
異等者授之經義一歲中師數辭去曰是奇警
且絕倫吾不任受若師弱冠游太學祭酒郭公
鑿敖公銑皆極賞公謂異時當以文名天下二
十三舉順天戊午鄉試明年成進士未幾而尚
書公難起公哀號毀墨終喪未嘗一見齒旣除

猶籍藁純素不聽音樂者幾十年丁卯 莊皇

帝登極 詔得雪先臣幽枉而華亭徐文貞公

當國首舉尚書公寃狀爲言公乃從元美伏

闕下上疏申理事下邊臣會覈以功聞寃乃得

白是時公學益富文益工交游日益附于鱗至

推公爲小美以並王先生汪司馬伯玉時督撫

八閩遺書願折行輩爲交而海內所稱二三名

家如吳明卿徐子與李本寧皆屬目卑下酬唱

篇什流傳人間一時名稱大譟臺垣交口譽薦

大司馬楊襄毅公猶極推挽戊辰遂起公南京
禮部儀制司主事公於甲次應得令長故事進
士不謁選不與除目公以才望久鬱故超得之
然士人猶以留滯缺望歲餘擢比部儀制員外
郎會郁太恭人疾請急歸歸而太恭人已歿羸
毀一如喪尚書公時癸酉再起補祠祭司逾年
遷尚寶丞時江陵相方怙權數以睚眦中人御
史傅公應楨首疏言三不足畏觸其忌下獄遣
戍定海公與石廷尉星合爲治裝已而劉御史

臺極論其專恣諸陰事逮繫緹騎獄廷尉旣上
書江陵請代御史罪而公復偕廷尉詣相所善
客李尚書幼孜所請得代爲居間李輒睚眦向
人曰若殆王生從吏耳石君木強不及此頃之
公奉詔往祭秦藩廷尉先引去亦擢公江西
叅議治九江道又明年即其省爲驛傳道副使
已卯監其鄉秋試直指邵君陞素服公才敏棘
以內事皆屬公凡入公品第多知名士發三策
博雅冠諸省俄改視陝西學政數月給事中某

御史某以曇仙立化事言公不應附和驚愚俗
事雖幸寢公遽移文臺使者乞骸骨遂行壬午
江陵相死 詔公以原官仍浙江提學辭疾不
赴甲申冬再起福建提學先是王先生既辭南
少司寇召朝議僉謂縣官方急需材此兩人不
宜久置丘壑公意猶遭延不欲就王先生爲言
國恩重余既處若其以服任建功爲孝公乃行
而大比期既迫僅以六月遍八郡生儒試盡杜
一切請托是秋士入彀者多屬公所裁鑒閩士

風幾爲一變已晉左參政分守興泉其秋入賀
萬壽還次里中改南京太常寺少卿猶以參政
甲賀丁亥抵太常任都人士款門投謁殆無虛
晷又四方以詞翰造請者趾背相錯公一一應
之不廢疾遂大作其秋疏請得暫予告歸八月
而卒卒年僅五十三公爲人精勵能應機決審
不詭時好而其出入要必軌於正當事幾糾雜
斧斷一歸於理而其因事劑量要以利民爲主
居官好爲條教嚴而有禮而扶善抑過逾久不

解其再董學政敦行尚古尤得師法始爲南儀
部魏國有兩庶子邦瑞弗愛欲立其幼邦寧邦
寧母鄭資緣得繼封矣令甲勛胄應襲故封者
須肄禮國學魏謬以邦寧當嫡應大司馬劉端
簡公執不可邦瑞已入學而誠意伯及助教鄭
如錦者規得魏厚遺相與說姜大司成爲返其
牒少宰林公爓時署宗伯意頗不慊而無以難
也公立奮筆移文明鄭以未封生邦寧則均庶
耳庶均宜立長有國制在一言而邦瑞卒定爲

嗣都下至今稱公能抗法不撓在江閩日更三
御史始張簡者貴踞按部江饒挾公與俱所讞
獄皆公手傳爰書張大以爲才已趙君耀亢厲
守高公嘗同與行部適江陵相迎其母養京邸
所過大吏望風承謁惟公僅致庖廩趙以是尤
重公最後楊君四知治閩尚嚴察藩臬鮮當指
獨公與平亭疑事多所寬解江右歲苦郵傳費
或裁削過當校官遂至途行公下其事諸郡議
褒益取平悉括其弊竇著爲繫令南昌令李某

者始用苛刻治辦得上意任既五載則愈益縱
通賕賄司府相與目攝公叙考盡發其姦御史
悟露章劾去之嘗一佐入計當臺省大會方岳
覈二千石及銅墨以下多噎娟不能吐公獨斷
斷條其可否太宰目公且曰是練事敢言非
藩臬比公治訊牒或一日至百章據案屬草兩
吏旁書之腕痛欲脫猶不給嘗覆案有一字異
前讞詞即呼原牒校果故吏乘公代去假一
輕重欲變其獄耳窮治吏卒抵罪一省中皆咋

舌以爲神公雖雍雍守文墨然其果辯傲絕別
刷蠹本即老吏亦讓其能御下雖見謂風厲也
至機遘牽掣亦逶迤從事而不矜主已論者謂
本朝以文學兼精吏治如公不多見也公於子
史無不窺覽洎視學政遂盡究五經大旨旁
世說新語文心雕龍自謂得二書三昧於文中
入秦漢而援證裁論間法韓歐諸大家務切情
理於詩取裁六代取格盛唐善傳景會意以神
詣獨到爲旨七言律尤踔絕幾與于鱗埒勝少

工書中歲操習尤專妍媚娟秀不減趙吳興公嘗言吾於書得自天巧即家兄且退幾舍若詩庶幾偏師亦足制勝若文吾當北面非吾力有及不及則天授有至不至斯可謂確論矣平生篤倫理赴義如馳歲所周宗黨及厚招游客費嘗不貲士亦趨之如市大司馬公故有遺產悉割以畀世父又所置義田侵蝕弗治公謀出橐貲益拓其畝族人至今利賴家居絕跡公府渴聞閭疾苦州里大利弊輒奮詞侃侃不憚詳稟

少時或微耽玩好偶觸一語立加斷遣無少私繫性獨嗜佳山水吳中東極武林洞庭西抵京口三山暨白下諸名奧具幽討不遺南游窮匡廬武夷北上泰岱觀日出伏謁孔林入關登華山絕頂歷龍門砥柱憇嵩少徘徊不能去所著詩歌游名山記累數百篇讀者皆爲色飛神動晚年一志澹泊於釋氏典多所超詣於黃老家恒操其說以御身接物獨鏡希識漸進玄鑒天下士望之幾若朗出天外不可梯接矣公詩文

若干卷元美先生所刪次總曰奉常集其閩部
疏望峴編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
雜疏皆刻行世子四人伯士駟早卒仲士駮博
學名能文叔季皆秀朗世其業 史氏曰奉常
公挾龍矯虎變之資擅懷瑾握瑜之業衣冠次
挹惟恐或後亦云盛矣乃其於爵祿雖有所睚
汎然受悠然辭故終其身三十年而屢絀屢進
卒能自保其素即以江陵之操予奪其始非不
慕嚮而後乃卒棄之况他瑣瑣者乎及讀公
歿遺書戒固寵近小人立黨希報復凜凜憂國
之言義烈秋霜矣嗟乎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非
好學深思烏能窺其際哉

張少宗伯傳

少宗伯張公者祥符人諱一桂字稚圭其先自
唐宰相文瓘家姑蘇軋符中避巢寇亂徙歙之
黃備村傳二十八世爲公祖福高公福高公仲
子清爲秋潭公秋潭公跳而之大梁受室于劉
因占籍祥符蓋大梁故三河地土地夷鮮所出

然道據四通利賈秋潭公因得數致千金年四十餘始舉宗伯公公生而娟秀卓穎喜讀書聞從秋潭公坐中聞客談竒贏家言心弗善也稍長秋潭公從諸鄉老言促令公受賈公長跪泣得少假須臾冠而無成受賈未晚也秋潭公竒其志許之未幾博士弟子年二十一舉河南省試其明年工部從南宮罷歸而秋潭遽卒哀毀幾滅性獨與母劉居益攻苦嗜學學益邃隆慶戊辰舉進士被選充庶吉士讀中秘書公因

矍然曰國家儲材禁林將需異時叅帷幄顧問豈其沾沾頰首柔翰間日月課成事以去如令甲何乃日取金石所藏著古今得失之林者考訂上下窮晝夜不遺餘力而尤加意于國朝典制出則與同儕諸先生相與摩勘可否凡再更冬而經世大業已隱然宏賁於胷中矣是時殷文通趙文肅兩公實司教習皆極器重公爲館閣異才庚午授翰林院編修又明年壬申持節出封德府還報成事會今上改元大覃

恩贈秋潭公爲編修母劉封太安人甲戌同考
會試是歲與穆廟實錄成公以分校勞進修撰
賜金綺與宴南宮乙亥補經筵展書官兼掌
誥勅已而太安人思歸請假送母越明年還闕
世廟實錄成進侍講與宴賚已選直起居注會
時階資駸顯蓋鬼然負公輔之望而會江陵相
奪情之事起余友吳子道上書言不可而余亦
繼之被旨杖闕下廷臣皆懔息自卷舌公獨
與余相趙公張公合七人連章入揀竟用奧援

故中格不報然業已流聞人間士論籍籍多公
識大義於是相臣者則務修其郤假星變大察
首出趙公外臺謫習公郡倅遷張公爲南司業
將以次及公乃與今大宗伯于公李公少宗伯
田公連翩投綬而去交戟之下幾空無人矣上
何相臣死上乃詔還諸諍臣公入充經筵
講官已分纂大明會典甲申擢右春坊右諭
德乙酉充日講官其秋以公與侍郎南充陳公
典順天鄉試所錄文稱爾雅士皆稱得人而命

輦下多中貴人子弟恥不見收因爲飛語謂所
取多浙士竄籍其中疑公爲有私受 詔覈罪
卒無他 上意未解 詔調公南京別衙門用
遂出爲南京兵部員外郎諸廷議交訟公寃謂
公宜上章自理公第曰日翳浮雲雲可抉乎一
雨雪見現則消自湔何爲即趣就道蓋是時所
地有不悅公者故及于謫旣之南中則日與諸
曹郎鴈行受事無少幾微偃蹇佗條之態諸曹
郎始蓋卻曲避公久而嘆服公真德人也居數

月尚書憫公勞苦則假使事暫還里戊子遷南
京國子司業余適守官祭酒以晚進躡公上甚
莊事公諸條具章程必就公裁畫始著爲繫令
公亦悉意爲可否兩人相得驩甚已余改秩去
公即繼爲大司成所事事覲若畫一不復有二
更置即南雍士素窳靡不飭自是稍束而就檢
匱抑惟公始之而公成之余藉以逭尸素焉辛
卯 詔入公爲奉常卿領祭酒事旣行中道擢
南京吏部右侍郎明年壬辰七月改禮部右仕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未至轉左而公先是嘗
痰嗽寢劇竟卒于永城之官舍訃聞朝紳震悼
上亦念公講幄舊學特命所司致祭出水衡金
錢爲公治葬一如滿考法蓋異數也公爲人老
丰儀步趨端雅議論清辯人對之穆若春風一
義形于色屹然如山終不能纖趨以投時好靡
官逾二紀絕不以利鈍淹速介其中即世所稱
仄門倖竇競思一窺左足其間而公視之泊如
也以故于先後執政一無所阿區僅以沉寘邁

軸避權相之鋒後亦竟以非其罪黜黜既久而
猶復裹裊南國不幸以死然亦足以觀公大矣
矣公學無所不該覽人目公腹若四庫縑湘徼
詞者於公徵事者於公出而應之若懸河瀉注
余常與公繕校通志略玉海及諸史其譌闕悉
就公訂定已得善本覆之不遺一字未嘗不心
服其該博也性至孝旣早失殿講公奉太安人
居凡一漿一炙必手自奉進惟恐失母懼孺茅
之色至老且貴不倦家居尤好爲德五服之親

千家之市待公以舉火者甚衆公所爲膏潤萬
寓者于此僅僅一班惜不竟其施卒聞恣以沒
悲夫公生丈夫子四人堯咨爲諸生能繼公業
餘皆以次讀公遺書云 贊曰始吾識張公甘
胷中多古文奇事又明習憲令若扣大鐘焉蓋
博物君子已旣而得公姁行亮節若鸞鳳翔而
泰華峙也庶其正色立朝者乎及與公共事
京最久始嘆二十年知公未盡蓋汪汪若干
波即世之町畦城府何物足以介公之胷次

所謂大人虛已而游世公得無近之耶世降德
薄爵祿名譽中人膏肓遇少得失遂至咄咄
空至溟滓以干時訾譽以張已人跡之若羊腓
九嶷然嗚呼若張公者安得起之九京哉

太僕卿王先生傳

太僕王先生者諱鑑字汝明其先宋文正公裔
毘陵錫山人也父問起家戊戌進士歷官廣東
僉事以文詞孝誼高一時學者尊稱之曰仲山
先生卒而門人私謚曰文靜太僕孝謹悛悛不

異僉事公而詞藝大都亦彷彿具美海內不敢
名亦稱曰繼山先生先生母李宜人當就蓐夕
僉事公假寐夢邵文莊公舉一老僧入其室僧
面有白痣覺而宜人產矣先生生而樸古面異
有斑如痣狀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卓然早成十
餘歲僉事公游宦兩都屬之家事內外斬斬皆
有條序二十補諸生凡三試領應天己酉薦乙
未中禮部試而會王父封郎中樂莘公卒遽
歸從僉事公治喪一稟於禮已乃屏居寶畝

益取古人書讀之旁工書翰四方士就問業者
戶外屢恒相錯又六年乙丑始奉對大廷舉
二甲高第是時冢宰安陽郭公言知州須用進
士庶知自好民不病墨詔知州與部署平選
先生遂得濟南之武定州僉事公爲作州訓一
編先生率奉以行甫下車盡罷諸供帳及一切
贖鍰餘羨州故有商稅數千金歲共上僅出二
三餘多入私橐先生乃盡括其贏募流民給牛
種令墾草田自食而又推以佐州賦之抵負者

流亡遂以日復先是州多逋稅上官勾較椽胥
多得嚴譴悉亡匿去先生爲勒限令民得自實
輸之官吏亦稍稍復役每歲當審戶爲役其亭
者入賕得詭免先生獨廉得貧富主名計產地
繇皆中其實有顯者某舉族隸下戶旣按其
遂易署上上其人伏謝不爲忤民間舊苦種
芻牧不繼恒抵罪及解馬太僕弗中格又責償
民間徃徃倍常直先生爲請當事者得徵價抵
額馬罷其芻秣解京問遺諸費民至今稱便

生雖好恬易與民善利無所靳顧時矻矻操
法不盡爲徇濟南守某故同年友也嘗遣卒下
州逮竄吏不獲大詬解中先生召卒諭解益言
不休遂繫卒而以其狀白守守故右卒先生持
益堅不爲屈卒竟坐罪有李讓者盜一巾坐
辟累年不決一訊立出之又高三畏胡雲鵬
盜魁屢犯禁率跳去先生以計縛之論如法
州皆凜凜毋敢自恣爲武定三年境內大治
治行卓異擢戶部員外郎頃之太宰楊襄毅

入秉銓謂諸曹郎非得賢廉精幹者不足以倡
列屬遂改先生驗封司員外郎初先生始入司
農署嘗奉部委歸省念僉事公年已七十將且
疏乞侍養會改官驗封僉事公亟趨赴命曰
曰此主上不次恩奈何忍負先生不得已
行亡何改考功已改文選又明年遷稽勲司郎
中吏部故要重黃緣苞苴不時至主者不勝
則陽示潔而陰入之先生悉屏絕門無暮至少
爲吏部凡二年名籍籍朝紳間即當事者亦無

不慕說王君才藻卓厲然先生意恒咨咨念僉
事公不置曰吾獨不能効桐江投檄耶愧爲子
矣遂稱病篤解官歸蓋僉事公始赴廣左任不
桐江念其父樂莘公賦詩十二首自効去故先
生援以自厲其父子間孝行相率如此先生既
家居名益重凡再召再不赴迨僉憲公歿中外
咸謂旦夕且起而時江陵相方柄用以武健毛
書爲治士多媒進者先生內鄙之杜門十餘年
不出江陵旣敗臺垣薦者數上詔以原官召

居歲餘同曹郎相與嚴重先生皆不敢以僚視
稍遷尚寶司卿乙酉充正使持節封門益府在
道復謝病請免不許乞南職自便再擢南京鴻
臚寺卿先生所居雖閑曹然至則興官勵事不
敢自逸在尚寶請五年一覈牙牌銅符製造出
數遇給散必投牒具白歲所頒制誥定以春秋
二仲月始得用璽皆著爲令南寺中故有演禮
亭廢且久先生請之司空得水衡錢數百緡不
出已貲加葺治亭遂翼然月朔望令諸屬習禮

其中舊都儀觀於是一新己丑先生年滿七十

上疏乞骸骨 上重惜其去 詔特進一階以

太僕卿予致仕先生貌端厚不爲章言褒行而
誠心洞朗雖暴抗者見之無不心戢與人言呐
呐若不出口徐而叩之其辨人物邪正計事終
當成敗皆鑿鑿中程雖噉辯者亦陰拱稱服至
性篤孝李宜人亡時先生年甫十三哀踊哭泣
如成人終其身每一念母未嘗不流涕覆面吏
部世號歛赫居此率立致通顯獨先生戀戀命

事公至棲遲十五年晚乃得一寺卿而年已迫
老矣事繼母袁色養不異李宜人撫異母女第
恩禮倍加於己子僉事公嘗病痺幾危先生嘗
思日噉粥糜不盈一合夜輒焚香叩北斗請以
身代僉事公忽夢神人授藥一丸吞之覺而
猶滿咽疾尋愈人以為純孝所格至此先生尸
官廉又治家絕不言利故家無常儲然至推以
週宗黨窮乏則傾橐不問胡御史淳以言事譴
歸歿而家貧有女不能嫁先生為治厚裝送之

諸故人子貧不能鬻喪不能葬者爭走先生
生應之務極意無吝色初所娶劉宜人早卒繼
鮑宜人數年亦卒是時先生年三十方壯也
中婢三人一日遣去或問之輒泫然曰吾不
以生者忘逝者且是眇諸孤纍纍也可若何
師貴要聞先生名欲以女歸之始示意先生
為正色謝却蓋室無姬媵席無童傭獨處者
四十年僉事公嘗遺一詩云憶昔懷珠感夢縉
維摩入室是昌辰祗今獨卧蕭齋裏猶是西水

清淨身及先生病將革櫛沐端坐啜茗如平時
忽揮手謝客曰勞苦諸君長別矣因閉目久之
復曰文莊公召我急遂卒年七十一由先生
來之際觀之固異人也先生工書小楷取摹
唐畫法得李伯時爲世所珍亦自貴重不多
所著有五經摘要楚越記寶畊集凡若干卷
大業大道先早卒大益鄉貢士讀書修行能止
其家之史氏曰昔元德秀沒次山哭之慟謂聖
人情所孰溺豈愛可惡者大夫未嘗有焉吾

蓋戒夫世之荒淫貪佞者耳余每讀其言悲之
及觀太僕王先生一何其行之似也先生天篤
純孝榮名不足以動其衷美好不足以回其志
矚然於紛靡波蕩之中豈與世之少無固性
無專志逐歲年而遷其好者比哉假令先生尸
表儀之地謀治亂根原瞻形容乃見其仁反類
薄斯徵其化矣惜乎卒未究其施也僉事公於
先大夫爲同年友余官南雍日與先生上下論
議知先生爲深故褒其大者著于篇

烈婦張氏者邑之興福里人張汝東女也年二十三始以歸朱一鴻一鴻家故貧然行落鬼混事多餒悖不任治生產時時從村中授章句往歲所館穀得數斛不給晨夕烈婦日或具一盂又不供則僅取畦菜及少麥屑糝食之每獨闔戶工紡絡迄夜分乃寢一鴻歸相對怡暢一詈語也久之徙福山益困不支謀復徙而一鴻故有姊嫁爲諸生宗家相妻宗生哀其窮

授厘一盃移其居邑西塘頭鎮更爲一鴻延他弟子室烈婦日所佐食者獨藉絮布然家不能具杼軸鄰嫗竊憫之時爲貸機織烈婦獨以織故踰梱耳而里中惡少年宗周者聞自織所窺烈婦容娟雅絕類數以目挑背自謬言彼生有妻若是耶令周有妻若是者當不令其苦至此也冀以感動烈婦烈婦聞大慚亟移居就西嫗織周復從西嫗窺如故烈婦乃齧舌矢天不復就織鄰嫗矣居數日周意不解時爲游

聞偵烈婦出然烈婦竟不出周意益不自得失
所居窮巷四壁徒編萑周從夜竊下門捷抵烈
婦室烈婦尚篝燈緝未卧微聞戶樞聲起繞
行已又萑壁四動覺有異則摳衣躍呼鄰卧
皆寤亦驚呼周迸去明日衆相慰幸警盜無
又明日周怒毆其傭殷佩頗洩其語衆知
出周周計婦獨身易持乃無奈鄰者之相呵
輒裹少金啗其鄰兒華多李滿期旦日日暮
我闢朱家門俟我而更操豚蹄卮酒相勞諸鄰

者諸鄰者乃素畏周又幸飲食我率相顧服曰
惟少年所意指不敢動旣夜漏四鼓周獨挾刃
入榻下烈婦方卧周逕持擁甚力烈婦宛轉
叫至頭搶地觸瓶罍盡碎髮被面聲嗷嗷徹
周更錯愕不能犯而鄰者復起窺狀從旁囁
周竟棄去先是微知賊時烈婦恨且欲死一
爲投謀訴縣官會未逮至是益恨泣而呼天
自殺以滅耻衆方嚴衛不得有頃烈婦假少寐
衛者意怠方食時盡散烈婦乃起積薪床下擇

衣稍鮮者置薪上更徹所籍藁屨覆着身其上。復聚薪蒙茸已乃從簣下舉火自焚火烈毛髮焦灼肩背無餘肉煙勃鬱四出鄰人大驚搶入入室邵氏遽以手撲火得烈婦即舉以出火少着肌上猶騰騰耳頃之烈婦少蘇一鴻方從歸則張目謂曰我何遽受辱如此不死無以吾志若幸無喘息我令我受諸痛也朱不忍昇致婦兄張挺家強輔以醫藥牢拒卒不飲。十六日竟死死之明日今大學士嚴翁首往拜

致賻而丞胡公割其俸數金率里胥爲紀櫜歛悉如禮胡公曰烈婦之死難也身幸不污可影響自解而相勸以勿死者甚或唾之矣乃烈婦竟慷慨捐一旦之命此其志可以生死榮辱老變易哉曷有暢而徵其事者乎然度之無逾子者不佞承胡公言退復從宗生覈事本末并著以所聞如此烈婦死年三十三歲萬曆二年。月二十四日也 史用賢曰余始往質宗生宗生於周爲叔也念振暴則傷周掩闕則湮婦也

兩存難矣則走筮之神其繇曰莫淆真假神將
福汝宗生蓋瞿然自失云豈節烈之人鬼神類
有以重之耶余讀邑乘蓋大類二烈事然程
易則引慝激於痛夫入火瘠於剗刃故曰烈婦
之死尤難也

何母周孺人傳

語曰婦行不越閭此言何謂也夫牝晨播孽
眇側虧行柔明既進陽道斯忒作戒深矣乃
有肇允才淑光敷聖善婦順母儀足以迴旋

習扶助德美而猥與潛闈並肩徂音俱逝使此
類名湮沒而不稱也余蓋重悲之述周孺人傳
周孺人者都事南池何公配也諱閨潔父祥
母楊氏孺人生甫期而喪父然故少慧其母幼
憐愛之稍長精女紅授孝經列女傳輒能口誦
大義母時時顧孺人兄謂曰吾女非凡當不
凡子而會何公喪其元配王氏乃往媾孺人
公當是時則以經藝顯游太學有聲矣孺人母
顧又謂曰兒誠賢然吾聞何亦誠賢者兩賢

相當耶於是遂以歸何公何公先是有子鉦云
三女皆次第在襁褓孺人入撫之無異已出鉦
性豪舉喜任俠何公或時督過之孺人輒爲
說其善務厭何公意乃已三女甫笄爲解其
橐裝嫁之曰吾安得愛于簪珥篋笥而使女
不得父母之尤也何公母朱孺人念孺人去
稍遠不欲勞問遺促令就城居數月念姑不
則速何公歸拜堂下朝夕恭進滌髓視湔浣
姑相慰藉竟不忍復去戊子何公赴畿試母

邁危疾孺人悲啼廢寢食奔走巫藥誓以身代
者數焉比何公馳還則母病已亟猶歛嗟曰五
婦賢能代兒爲家又能代兒事母吾即死新
足昌而後矣何公痛其言迨老猶時誦孺人
吾事母功常居半也何公爲人好讀書不專治
產里中豪竊陷以重役又爲連逮證案轉相
引陰仇中公孺人輒傾其囊中易賈人金徃
之以故何公得不乏資而卒能脫於厄已而何
公游學兩都拜官走闕下率歲餘不歸晚自

不復可干時則益棄家事一聽孺人所爲孺人
乃服䟽茹糲攻苦力作晝課僮僕拓甌寔夜
婦女治纊絮終歲不怠薄計緡筭百不失一
米鹽醢醬必辦出納秋毫不妄耗至是所恢
過何公者半孺人凡舉四子所授田廬與鉅
五無異母心四子且長孺人猶嚴教督之誦
少間輒加呵譴曰若父以家廢業若無家累
故自令見廢爲也由是四子凜凜於孺人何
有第婦早寡孺人數爲遺致糈脯收其孤育

至成人兩姑赤貧無依皆仰孺人食母兄歿
嗣歲時戒諸子必展周墓語及輒哽咽自何
卒閨第間鮮聞嘻笑聲獨時會食諸子婦雍
一堂至今諸子婦化之不忍相離也孺人大
章章如是余唯婦人之性於母恒怙愛而至
姑則往往隔越如途人至田廬橐裝則不免
其嫡而薄其庶大抵然矣乃孺人篤孝於姑
慈於五子旣昭婦順且著母儀而壺政穆宣
途冥踐卒之家臻洪業而身嗣昌暉也宜哉

子謂何公妻于是能光其夫矣何公諱墨字於
卿四子鈞鑛舉應天鄉薦錚鉉以貢爲國子
而鑛與余爲同年生云矣黃曰語有之不知
母視其子信然哉予觀古丸熊截髮之流皆
子故聲施後世何公即不幸挾策竟老乃孺
幸善成四子四子卒用文學顯其貽孺人名
有旣乎盛德之胃美善先積故觀孺人者觀
子焉可矣

松石齋集卷之十三

終

程